

诗火

第11期

本期诗文健笔：

——诗人身份的林晃昇

另一种『亏本生意』——甄供

作家作品真情录之三：伍良之——杰伦

秉继现实主义精神 吸取现代主义表现——风沙雁

吴岸、伍良之、驼铃、丁云、高青、唐珉、田舟、王涛、秋山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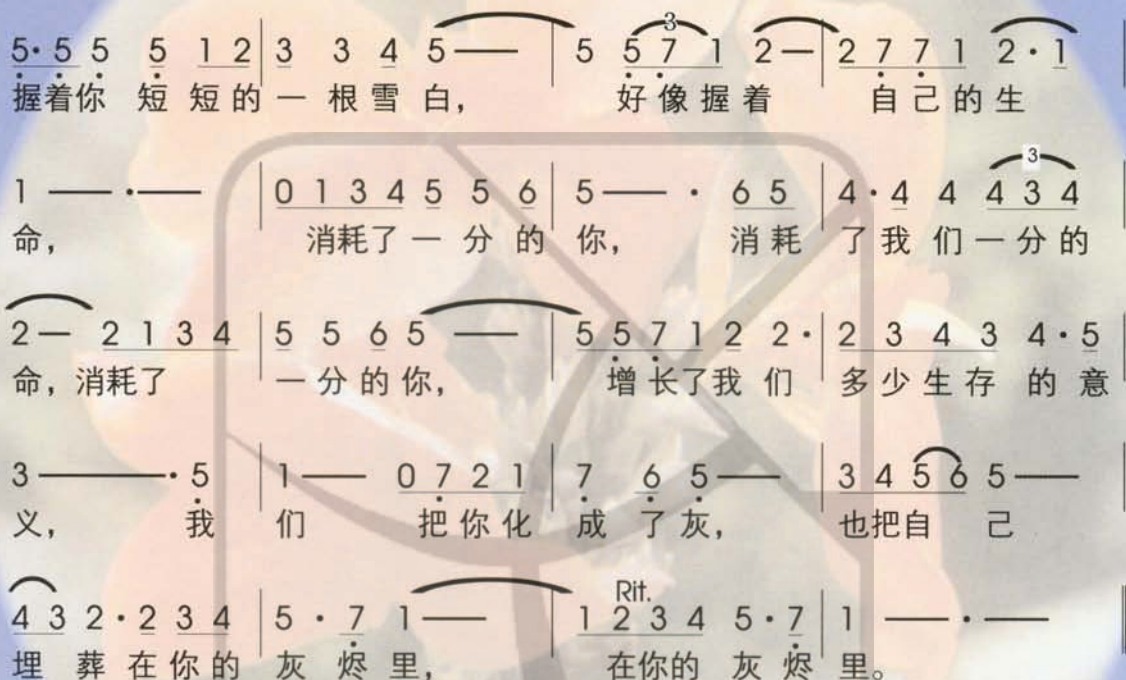
KDN: PP10618/11/2003

2003年09月出版

致粉笔

词：田舟
曲：林建南

Key of D Major 4/4
Andante



大花美人蕉。

刊名题字：沈保耀

《燭火文学季刊》

KDN: PP10618/11/2003

◆
社长
伍良之

◆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5, Lorong Ramah
Happy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
顾问
方北方、方修、吴岸

◆
主编
甄供

◆
编委
杰伦、唐珉、春山

◆
发行主任
春山

◆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
(270731-D)

2-3, Jalan 3/32A Kepong
52000 Kuala Lumpur.

◆
定价
RM6.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燭火》

目 录

散文 / 游记

- 4 重庆随笔 / 伍良之
7 小福州甘文阁 / 驼铃
——血痕依稀百年记
13 想到弗洛伊德的变态心理学 / 扬过
14 我走过长江三峡 / 易冠
17 解剖 / 苏怡雯

短篇小说 / 微型小说

- 21 剃刀的边缘 / 丁云
23 梦碎梦醒——《还他一个公道》续篇 / 唐珉
31 “白晓”改名记 / 丁云

诗歌

- 32 NGAJAT / 吴岸
——致伊班友人西蒙并祝贺达雅节
33 阿富汗的雨 / 容八方译
34 灯光 / 高青
35 心结 / 伍良之
36 百结被（外一首） / 王涛
37 乳名二题 / 田舟
38 河与路（外二首） / 秋山
39 长青之歌——咏母校芭都华中 / 孟沙
40 旧体诗词五首 / 颜龙章
41 旧体诗两首 / 莫顺生
42 沈保耀诗三首
43 代赋集之二 / 春山
44 蝴蝶公园·彩蝶——参观槟城“蝴蝶公园” / 草风
45 寓言诗一束 / 景桦
46 误入某乡，不遇居民而返 / 邢诒旺
47 念奴娇——悼念好友 / 十六字令三首 / 又翔
48 加拉岸杂写 / 黎春
49 无题 / 秋山作·庄华兴译

作家作品真情录

50 作家作品真情录

/ 杰伦

第三篇：伍良之（1942—）

《烟火》短波

54 我赞许《烟火》的努力

/ 达赖玛拉作 亚金节译

55 喜读《烟火》

/ 贺巾

60 日本著名马华文学研究者今富正巳教授来信

文艺理论探索

61 秉继现实主义精神 吸取现代主义表现

/ 风沙雁

63 选择你“最舒服的方式”

/ 丁云

65 一切都在因缘

/ 章钦

华教人物素描

66 另一种“亏本生意”——诗人身份的林晃昇

/ 甄供

序与跋

70 柏一著《孤之行》序

/ 叶新田

71 《醋溜白菜》后记

/ 王涛

小荷才露

72 摆渡

森美兰丹那美拉 C 村 / 郑康云

72 界线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 / 巫晓馨

73 超市见闻

芙中高三德 / 刘佑进

74 心中的宝贝

芙蓉振华中学 / 许傲雪

75 避雨·听雨

森州波德申中华中学 / 余翠芬

75 夜

新纪元学院 / 蓝婉仪

76 成长

新纪元学院 / 邱彩韵

77 灯火

隆尊孔独中 / 郭义胜

78 爸爸的痣

巴生兴华中学 / 庄兴亮

37 《烟火》文学季刊各版收费细则

45 稿约

48 版画欣赏

80 鸣谢

80 编后话

重庆随笔

·伍良之·

我站在夕阳有气无力光圈围绕的黄桷树下，盯着重庆渝中区学田湾正街站着坐着行走着的男男女女。下班的是行色匆匆，心里有温馨，快乐地向着家的路上走；等着人叫唤的挑夫，眼观四方，思量生计有无着落，巴望有人叫他挑东西；与光顾者论斤计两的小贩，全神贯注，心里计算着，该向买者收回多少银钱；退休的悠闲地看着身边的狗，嘴里叽咕，没有所图，显得心安理得……；我这个远方来的过客，挤在人群中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旁观者。人要生活，就要工作，那辆黄色的“德士”张开大口停在路旁一动也不动，旁边那个司机在打手提电话，显然是很焦虑；车坏了，影响了他的工作，也影响了他的收入。他杂在众多的入中，当然引不起人的注意，因为各忙各的，鹄候顾客来买东西的，匆匆赶路的，等着人召唤的，心里都在急，那部坏了“德士”的司机心里更着急，我望着高入云天的建筑，它们在春天的残阳下，对脚底下的芸芸众生好像毫无所觉。

昨天上午我从长江三峡来，走下“长江之星”，乘上旅游车，向重庆出发，我已发觉车子是向着山坡走。重庆是山城早已闻名，等到走上山，导游指着那道山下的河说：那就是嘉陵江。好像小时曾听过一首叫《嘉陵江上》的歌，所以一听嘉陵江似乎是有有点早已相识之感，而事实上那只是闻其名而不知其详，如今走在嘉陵江上，我才知道嘉陵江好像一条巨龙穿越过重庆，山城傍着它两边的山便建立了起来。江边建了屋子，屋子靠山的那一边建了道路，道路那一边的山坡建了屋子，屋子倚山的另一边又建了道路，道路的另一边又建了屋子，路沿着山势向上开，屋子顺着山向着山上建，路和屋，屋和路，便像砌木似的堆叠在连绵的山上，山路窄，车子多，人又多，在层层叠叠的树木花草中，看见车，看见人，看见屋子，春天阳光普照下，生机蓬勃，重庆活在有生命的画图中；什么醉八仙老火锅，胖妹首饰店，工薪族鞋店，缘来缘去网络，雅倩美容，宠物医院、福田药房、二娃火锅，……，都变成画图里的硬体，人们从事生活的门径是那么的多种多样，我们的车走在画图中。

等到车子停在“鹅岭”，我们在细雨霏霏中踏进“飞阁”，那个驻立已久的男士指着入门处墙壁上粘贴着的许多照片开始滔滔不绝。我用耳听着用眼看着，才知道这个据高临下，环境优美的园林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蒋介石避难的别墅，也是蒋介石终于在形势比人强撤下什么先攘内后杀敌那种自私自利的打算，在极度不甘心的情况下邀请毛泽东前来签署合作杀敌方案，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这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对我这个外国人，这个所谓国共和解共同杀敌的地方，却也令我浮想联翩，一个不以国事人民利益为重的政客，最后是免不了在人民敌忾同仇的形势下，不但被唾弃，还要将他驱逐。历史是一面镜子，听那解



重庆老人

老人头戴帽子，架着一副老花眼镜，头低着，一针又一针地在那葡萄架上游走。

释员说内厅张挂的书画，摆设的古物，是当年蒋介石搬不走遗下的私藏物件，如今都要拍卖，将银钱用在三峡工程。我望着那些文物，想到那占有者早已烟消云散，不过臭名传千古，历史老人是最佳见证者。我们喝了茶，便在春雨绵绵中急步上车。

重庆，如今是一个繁华的直辖市，3千1百万的市民踏着历史的路，分工合作肩负职责共同为更好的明天更动人的历史努力地工作。我坐着旅游车上山坡下斜坡走平路过桥梁。重庆居民从这个山坡到那个山坡架长桥，长桥下的这个山坡到那个山坡又架一道短桥，桥下有桥，河上有桥，岭上有桥，桥把屋子把人连结了起来，桥把这座山跟那座山连结了起来，桥把人和车从这座山渡到那座山，长桥短桥在分工合作，重庆的居民也在分工合作。清洁工人在清洁街道，他们扫垃圾捡纸屑，一点也不含糊，擦鞋的为光顾者尽心尽力的擦亮鞋子；在那豪华建筑里的文员相信也是一丝不苟地工作。在那家卖蚕丝制作品的豪华大厦，我看着一个小姑娘与一个枯瘦老人各自在聚精会神地用蚕丝在缝制一幅画。老人头戴帽子，架着一副老花眼镜，头低着，一针又一针地在那葡萄架上游走，那么地准确，一针也不误地在他灵巧的手指上穿梭游走，那葡萄叶子在他游走的针底翻成一片绿，他默默地缝，我默默地看；接待员对我说：老人已八十六岁，但他没有一日怠慢。他将生命献给了这门艺术，他将自己的一生投入了这门艺术，像他这样的年纪是应该休息了，但艺术是没有休息的，他的生命与这门艺术交揉了，他缝制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飞禽走兽，他都赋予它们生命，他的巧手创造了生命，重庆的人民是不是以这个老人作为典范，我离开重庆时还一直在想。（2003.4.4.重庆）

高楼大厦的重庆



小福州甘文阁

——血痕依稀百年记



今天的甘文阁大街

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甘文阁(Kampung Koh)? 无从查考。此间马来土语‘koh’是指咳嗽，若在吉兰丹，那就大吉利市了。莫非当年此处乃马来人视为死亡地带，因此避而远之？

从当地国民华文小学于1948年出版的‘创校30周年纪念特刊’中一篇题为《实兆远华侨垦殖史略》的记述，我们清楚地看到：到底是谁用血汗甚至生命，在那一片榛榛丛林之中，辟建了甘文阁这个市镇。

华裔同胞的刻苦耐劳是举世公认的。在福州十邑当中的古田，可说地无三里平，人们生活尤其艰苦，因此也造就了他们那种超凡的坚韧性格。一般人视为畏途的开荒工作，他们却满怀信心。外国传教士在福州各地的布道活动中，早有所发现。当年霹雳的英殖民地政府，有感于怡保人热中于采锡工作，从事农耕者不多，粮食供应时有短缺现象，



1906 年霹雳英殖民地政府为甘文阁垦殖民建造的卫理公会宣道堂

因此决定在沿海树叶泥地带进行种植以补不足。1902 年春便通过美以美教会，由林称美及柳依美两位牧师回返福州招工。

教会与霹雳英殖民地政府的协议是：第一、南来川资、抵达后的居所、农具与种子以及最初六个月的生活费，由政府贷给，每人每月六个大洋，三年还清。第二、每人拨地三英亩，三年免纳地税，以后每年每英亩纳银五角。第三，在此新开垦地区，不准开设妓院、酒肆及鸦片馆，以求符合宗教清规。

林柳两位牧师分头向古田、闽侯（即福州）、福清以及毗邻的莆田的教友进行宣传游说。经过数月的努力，终于从上述各地招募到五百多人，并于当年 6 月 22 日齐集福州马尾，乘坐专赁火轮‘丰盛号’南航。同行者，除了两位招募人之外，在福清传教的惠安籍牧师方鲍参也亲身护送，以慰教友突然离乡背井的失落情怀。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启航不久，船上即发生霍乱。因为缺少医药，连续死了十多人，疫情才告缓和，实在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6 月 30 日航抵新加坡，将靠岸时，又死一人，因此全部乘客被遣入樟棋山防疫所，接受检验。由于该所设备简陋、职员服务态度恶劣，这些新客一路风簸浪淘原已疲弱不堪，再经此打击，相继又有十余人含恨魂断樟棋山。

这批拓荒勇士，最终仅存四百余人，分作三批离境。健康情况

较佳者，受拘十二日，次者三周，弱者月余。

第一批 363 人于 7 月 14 日从新加坡动身，18 日到达红土坎，然后改乘舢舨到实兆远港口登岸。

当时港口已经是个小小的村镇，镇上有牛车两部。拓荒队伍中的妇孺乘坐牛车，男人则徒步，由三位牧师带领向南进发。开始沿途还可见到三两马来浮脚楼散布林间，但越走就越觉得荒凉。一个小时后，他们终于见到‘Kampung Koh’，也就是华文译名尚待定夺的所谓‘新天地’。

原来，政府早已雇人在榛莽蔽日的林间搭起了九座亚答长寮，每座约可容纳五十人。门扉窗牖悉用尼巴叶编制，床则为钉死在地上的桐檬树干铺成的架子，床底仍然一片野草青青。入住未几，突然洪水淹至。夜里就寝前，竟可坐在床沿，随意濯足。此中苦乐，应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样的地方，不但蛇蝎猛兽随时随地可见，安全备受威胁；加上水土不同气候骤换，皮肤发痒、吐泻、痢疾、疟疾等病害，层出不穷，而又无药可治。死后也无棺木可以收殓，而只以装米的麻袋裹尸。试想，此情此景对于这些初离国土者情何以堪？当时陪同南来的方牧师已经回返福清。柳牧师则住怡保，某次到来，竟遭一位认定这是骗局的妇女疯狂袭击，以泄其心头愤恨。唯独林牧师留下来与众人同甘共苦。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深受后人崇敬，而教会为他建造的楼房后来竟然也成了这小镇的地标。四方乡人，有事要到这里来，都说是要到‘牧师楼’去。今天，当地的一些乡团，正在争取把甘文阁大街命名为‘Jalan Lin Ching Mi’。笔者既非福州邑人亦非基督教徒，但也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愿州统治者能尽速签准，以示肯定其领导开发甘文阁的功劳。

当时由于丈量员工作不力，拨地计划一

再拖延，而教爱好劳动的人们纳闷。居所周围，张眼汪洋一片，因而有年轻者，自制钩子，就地垂钓。结果竟大有收获，据说生鱼、泥鳅都硕大无比。由此可见，他们踏足的，正是一片肥沃的处女地。

其中一个名叫倪立钊的福清老乡，凭其来时的航行记忆，认定此地两面应是海域，因偕数同伴，沿一羊肠小径前行探究，而终于来到一个马来人称之为“Pasir Panjang”的小渔村，而且惊见竟然有一家打造银器的华裔铺子。虽然籍贯不同，语言不通，但比手划脚之余，却也勇气大增，认为彼仅此一家，尚可生存；我数百人于此，难道反而没有作为？在这被迫赋闲之日，倪君于是不时引领乡人到此捕鱼拾蛤，一展福清人靠海为生的本领。

后来，量好的土地分为三区：第一区即由今天甘文阁街市至大河两侧，第二区由新路至转弯头（即二条路），第三区则为西面与 Pasir Panjang 接壤的濒海之地（即今福清洋）。拈阄的结果，古田帮得第一区；福州帮得第二区；福清帮得第三区，正合他们的意愿。每户一律三英亩，称为‘一芭’。今天此间居民谈起某人产业多寡时，仍然是以拥有多少‘芭’为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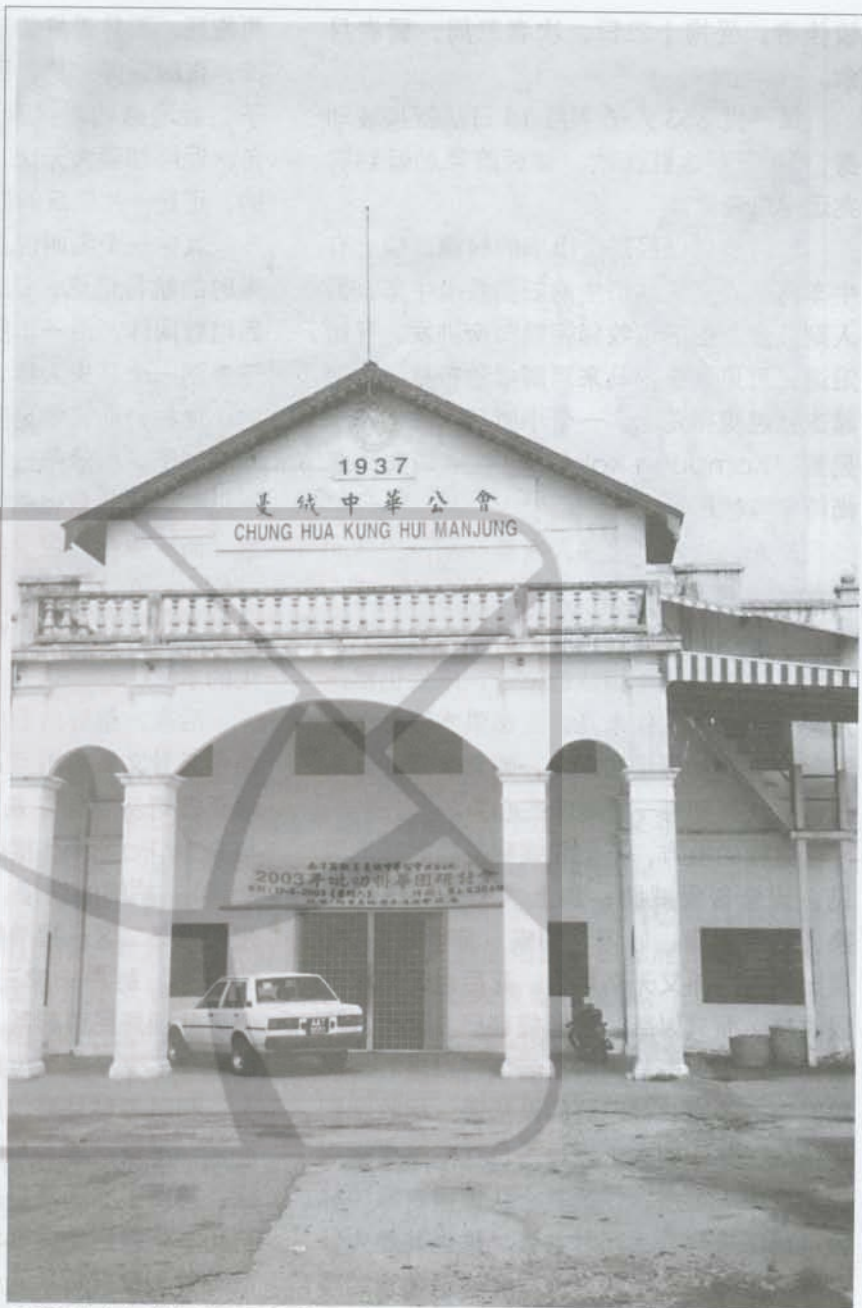
初时多种甘薯、瓜果和蔬菜。因为土地肥沃，产量极丰。可惜当时没有公路直通怡保，得由实兆远港口用舢舨运到安顺，然后再用车辆载到怡保市场。由于运输费高，利润微薄。政府贷款，众皆无法如期偿还。生活苦不堪言，有人几乎打算放弃土地，另谋出路。但与此同时，欧洲汽车工业正蓬勃发展，橡胶等同黄金，怡保实业家胡子春特地到来鼓励众人改种橡胶，并允每种一棵赏银二角。教会于是出面与政府交涉，即把种上橡胶的地段抵押给政府，待生产付清贷款后，发给地契。

橡胶价格果然高居不下，有者种植不过三年，即开割取胶，三英亩地还收不到半

斤。这也难怪，据说树身还不过茶杯般大小。然而时价一斤五块多钱，随身挟一片到实兆远港口出售。便可以买回一肩挑不完的粮食和日用品。须知，当时白米一担不过一块多钱。其实，政府贷款每人也不过区区七八十元，主要是由福州马尾至新加坡船费十八元，每月生活费六元，七个月（因迟发土地，而多给一个月）计四十二元。因此，这些垦荒者很快便都取得了地契。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里的老乡多为小园主。而且，时至今日仍然视垦植橡胶园为最实际的投资。当然，时代已经不同，有些早已转向油棕业发展。

他们胼手胝足，奋斗不懈，力求发展。加上亲族乡人的陆续南来参与开

拓，今天，从甘文阁经二条路（即杜运燮家乡转弯头）、三条路（即格尼市）、五条路到七条路（即爱大华），并延伸到北部的哲仁新村和木歪，以及西面的甘光拉惹依淡、甘光马坡、莫珍歪和昔加里。方圆约五百平方公里的园地，大率为福州邑人所拥有。有



坐落甘文阁的曼絨县中华公会，二战后曾经是英军与马共联合治安办事处。

者，甚至北上宜力南下柔佛州的永平、嘉亨等地。譬如彭亨马兰的斯里再也，便是由此间福州人到那里开拓出来的新市镇。他们的拼搏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福州邑人，对于教育也特别重视。当年，他们的祖辈到甘文阁来的时候乃满清末

年，他们一仍旧贯，设私塾传道授业。辛亥革命后，他们又随即建立新学堂，教化子弟。因此，这里有个异于他处的现象，即先办学校后组织乡会。不象许多地方的移民，总是先设立乡会或宗祠，然后再由这些团体去推动筹办学校。在这里，往往一个仅有三二十户人家的小村落，便有一间学堂。根据中国诗坛祭酒，即九叶要角杜运燮生前的回忆文章，他当时所就读的新民学校，同学只有区区数十人，而老师却都是从远至檳城和新加坡请来的饱学之士。他们的认真教学，为他奠定了后来从事创作的良好语文基础。由此可以见到他的乡人对教育素质的要求的非同寻常。

这里的南华中学也是全马最早开办名为‘简易师范’的师资训练班的学校。它吸引了远至砂劳越的有志青年到来就读。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期间，由这里出身的教师，几乎遍布了马新各地的学校。

当今马华公会领导人林良实医生，为什么在地位面对严峻挑战的当儿，仍然把言论侧重在‘教育重要’的宣传，以及为拉曼大学基金的筹募工作奔走？如果你知道他的祖辈也是这群开荒者当中的一家，在那种视教育为人生第一要务的文化背景下，他所受的将是怎样的一种家庭训诲和社会风气的影响，那么你对他这种看似本末倒置的行为，也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在政治方面，尽管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思想见解的分歧，并在行动上互相敌对，但他们的爱国情操与民族自尊心却是一致的。因此，当日军入侵时，这里和全马各地一样敌忾同仇。这里虽然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而无国民党控制的华侨抗日军，但却有积极响应和投效由国民党与英军联合组成的 136 部队的勇士。初期，他们多由训练基地锡兰乘潜艇到邦咯岛附近的班台五湾一带登陆，并由马共接应。其中第一位去接受训练的是来自新路的郑新菱，他原

为尊孔中学的英文教师，其弟新民亦为抗日志士。后期，则于夜间用飞机载来，靠降落伞投身这敌后险境。其中较为人知的也是新路人士翁信滨。总之，在中国是国共联合抗日，在这里也一样左右携手合作。

如果你翻开香港南岛出版社出版的《马来亚风云七十年》，你便会发现，那些抗日反英争取独立的热血青年，很多都出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及其周围的村落。其中较为闻名的有马共书记长陈平（即王文华）、抗日军第五独立队司令赖来福（即被日军杀害的杜龙山）、马共中委应敏钦（居河上，即杜龙山夫人）、国际交通员江萍（居福清洋）、积极干部抗正（亦即新路人士陈必赐）、杜玉川（或杜龙川，即杜龙山之弟）、伍天旺、林嫫娣、许华美、陈天华（于 1954 年牺牲）、陈祖爱、陈德康、王敬华、林光华、戴仕和、梁桂华（即戴仕和夫人）、戴回香等，真是书不尽录。当年的这些风云人物，部分今天仍然健在。该书未提及的活跃分子也还大有人在，或在中国文化界活动，或在本邦商界展身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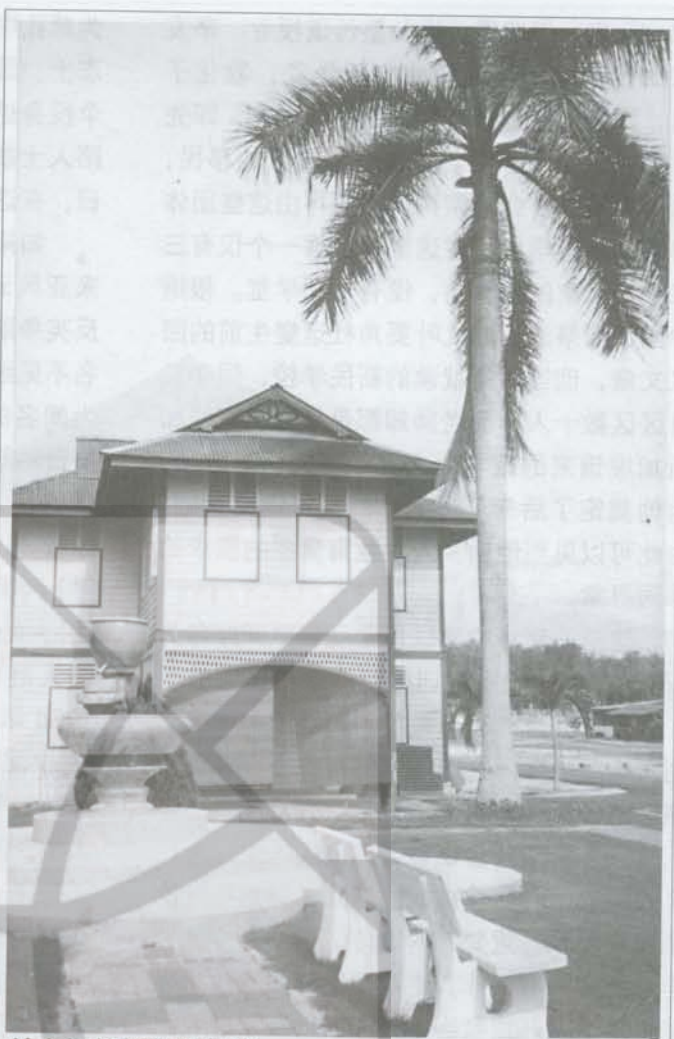
以大环境而言，我国已然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商社会，但甘文阁却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变。虽然大街上近年陆续出现了一些高楼，但门窗紧闭不做生意。何以如此？殊令外人纳闷。原来，他们在养燕子取燕窝。因此，每天清晨与黄昏，群燕乱飞，一片啾啾。这应是这小镇唯一的变化吧。

这里的居民也仍然以福州邑人占绝大多数。尤其是在新村和住宅区里，外籍人几乎绝无仅有。不论你走到哪里，所遇到的，都是口操‘福州话’的老乡。当然，如果你是本地人，你还可以从他们的口音，辨别对方到底是来自福州城里的人？还是古田人？闽清人？福清人？其实，你懂不懂都没关系，甘文阁早已被人称为‘小福州’，就如砂劳越的诗巫之被称为‘新福州’一样。‘福州’两字，已然涵盖属下的十邑。

一般劳动人民，生活都是很俭朴的，对衣食问题，都不太讲究。但此间的光饼和红酒面线，却是外人认为别具风味的食物。还有，甘文阁辣椒酱，也是名闻马新的产品。不过，其中光饼的做法，已经和早年的大不相同。虽然一样是粘贴在缸壁上用炭火烘成的，但作料早已经有所加添。除了原来的面粉和盐水之外，还以洋葱与肉碎作馅。因此，在出炉之际，真是香气扑鼻。任你的嘴巴有多高贵，都会禁不住想咬它一口，尝试一下味道。

甘文阁，就是这样一个仍然保留着许多传统文化的纯朴小镇。从1903年年初开始披荆斩棘，到今天的安居乐业，已然一百年。抚今追昔，血痕依稀，怎不教人感慨万千！

(稿于2003年6月6日)



甘文阁林称美牧师楼

旧体诗两首

莫顺生

1. 无题

炎夏花残柳折枝
青莲独见出汙池
枯藤缠树骄逢日
劲竹耸天耻弄姿
风雨江湖收笔剑
春秋艺苑赏兰芝
若求松月心常伴
啸傲何妨对菊篱

2. 读正气歌有感

炎炎夏日读诗中
竟有凉风拂眼瞳
字句琢磨千古事
管椽叙记万秋功
最钦骚绪吟清曲
无惧狭怀度磊衷
正气浩然缘颂咏
汗青当照笔心忠

扬过

想到弗洛伊德的变态心理学

有的 人宁可张开大口言不及义，也不要听人讲，而且动辄教训人，其实那课题，其本人也不过稍懂皮毛，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许多各领域的所谓学者专家之流，但看他们呈献出来的不过是鹦鹉学舌，没有新识见，却表现出气焰逼人，很有智慧，很有学问的样子。

最近便有一个妄人，将人家的名篇加以改写，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像这样的改写，在西方早有人从事，可惜才智有限，画虎不成反类犬。又有一个什么学贯中西的，读了很多中文书，也读了很多洋书，便以为学问渊博，到处找人开刀，找一些名家的诗或文什么的，下笔便概念啊，与文学拉不上边啊的，拔起自己的头发便飘飘然了。

由于最近也翻了点洋书，我觉得弗洛伊德的 Economy in the Psychic Expenditure in Repressions 倒像是冲着上述人的心态而写似的，他们对某些人有成见，于是生发了羞辱某些人以取得快感，由于读过了一些书，到底还有点礼仪廉耻，最后关头又生发了要守礼的



在书斋里工作的弗洛伊德博士(摄于1938年)

观念，于是笔下便又婉转斯文起来，显示自己还算是有教养的。就像两个暴发户，为了冒充风雅，便在市中心开设了一个美术馆，然后将自己的画像悬挂在馆中，便洋洋得意请来一个批评家鉴赏鉴赏，批评家溜览了美术馆，最后指着那两个肖像的空白处说，耶稣放在什么地方？两个暴发户这时除了面红耳赤，倒想有个地洞可以钻进去；批评家是话里有刺，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旁边两个受刑的都是汪洋大盗，批评家心里要说的汪洋大盗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真想不到，弗洛伊德的变态心力的节省使我想到了这么多相关的故事。

/ 易冠



“千里江陵一日还”的伍良之

乘船

游长江三峡已记不起是在什么时候便生发的梦想。长江，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稍有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它的名字，知道它是世界第三长河；知道它以西陵峡、巫峡、瞿塘峡而名闻世界，那是靠传媒。我是靠诗人的名句打动了我的心，一背诵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就把自己想作坐在三峡的小船上乘着风顺着水，一流千里，两岸青山翠谷，不断地转换画面，在小船上，把酒当歌，想古人，看今人，真是人生几何！

读过了不少古代诗人吟唱长江三峡的诗歌，又看过了不少画册上长江三峡的美景，我终于在人们不断地高喊长江三峡就要被水坝淹没的叹息声中坐上“长江之星”，从宜昌的茅坪码头上船，逆水游三峡。看过了宜昌已完工而在操作的葛洲坝，有所惊叹；在未下船前又看了西陵峡的三峡工程，只见人啊、车啊，在灰尘滚滚中辛苦劳作，在我心中，他们是在做改天换地的工作，他们要驾驭长江这条巨龙，他们要好好地利用长江水造福人民，不过，想到人们将一个大好的天然美景破坏了，心里是有些难过；现代人，有思考能力，有智慧有知识的现代人，活在保护环境又要发展进步的矛盾中。

我还在咀嚼这样的人生苦味，船已缓缓地离开茅坪码头。绕着那水之涯的山丘古岭，青葱一片，眼前油菜花黄澄澄，黄金样的春天，

让人看得好不开心，还有那一幢两幢零零落落的民居，却使我想到刚才车上导游小姐的话，不久之后，长江的水将会把这一带淹在江水中，那时什么山呀、树呀、草呀、油菜花呀、屋呀都在水里，在水底里另成一个世界，而唯一随着水的上升是那泊在岸边的船只，水涨船高，船呀船呀，依然游弋在涨起的长江水上。那在眼底冒现的“福广港口”的四个红红大字，江水上升时，也跟着上升，因为人们会把它搬移上来，“福广港口”上升了，水下的“福广港口”不见了，它沉在茫茫的江水中，真是沧海桑田；我想到了屈原，来茅坪的码头路上，我看到了秭归这个名字，那不就是屈原的家乡么？问导游，才知道这个是新秭归，移居到这里的人，都是秭归人，旧秭归也就是屈原的家乡，将要被江水淹没了，所以秭归人迁居了；千年前



白帝城上诸葛孔明像

屈原时代的景象与今天新秭归处处砖瓦屋，交通发达，穿越时空，屈原会有隔世之叹，那是必然的；今人在时间隧道里的秭归，古朴的楚人衣冠，赏心的亭台楼阁，繁忙的舟车古道，今人会不会有所失落。屈原满腹才华，却不为时所用，楚怀王，还有那些奸狡小人，联手迫害屈原；屈原只好上下求索，行吟长河边。有智慧有才华的屈原还是栽在无德无能的小人手上，他屈原只有以死报国，将满腔愤怒和悲伤一股脑儿投进汨罗江，但是长江的人民却永远追随这位爱国爱民的诗人，包粽子、赛龙舟，世代代的长江人都会把这个日子纪念屈原。如今，长江母亲的子女及世界各个角落的华裔，包粽子、赛龙舟都会在五月五日端午节举行。屈原的忠贞爱国精神已溶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我坐在甲板上想屈原，想王昭君；屈原是被小人排斥，王昭君是被奸人所害，但长江两岸的人民都一直记着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功劳。

峰峦连绵，林木葱葱，群峰竞秀，风云变幻，时云时雨，这就是湖北和四川接壤的巫山山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描写的就是这里。长江在上中游聚集了青藏、云贵高原的水，雷霆万钧，排山倒海，浩浩荡荡，将巫山山脉“劈山凿石”，横切而过，这便形成了西起四川奉节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南津关，长达一百八十五公里的长江三峡，这是地理书的描述。对画册，看实景，从南津关的西陵峡，我们的船走过灯影峡、崆岭滩、牛肝马肺峡、兵书宝剑峡、香溪、屈原的故里秭归；从官渡口的巫峡，我们经过神女十二峰便来到错开峡的瞿塘峡，终于到达白



伍良之在
白帝城上
看长江

帝城。我们改乘小船到白帝城山下，沿着山下羊肠小径，我一步一步的走，踏着步道，我一级一级的登上，古时李白、杜甫登上白帝城一定没有这么好的梯级，他们是在不同的时候登上白帝城却可以肯定。李白豪放不羁，所以写出《早发白帝城》这样奔放、绚丽的诗。杜甫感怀伤时，所以才写出“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天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

新亭浊酒杯”。

踏着古代诗人的足迹，我登上白帝城。刘备托孤的塑像，诸葛亮、关羽、张飞都出现眼前。《三国演义》里的英雄好汉们的事迹都重现脑际，三顾茅庐、借东风、舌战群英、赤壁之战、空城计、八阵图、长坂坡、走麦城……，有英雄的机智，也有落难英雄时不予我的慨叹。刘备兵败退守白帝城，临终托孤，诸葛亮月夜观星，……，是不是都在白帝城上演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历史人物都曾经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在他们的时代各自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自己应做的事，那才是重要。刘关张三结义，讲的是个“义”字，诸葛亮的“智慧”，阿斗的“无能”，……，这都是人生的写照，刘关张三结义，义字常存人间，诸葛亮的智慧、鞠躬尽卒，后人景行行止，阿斗是阿斗，也可当借鉴。

从白帝城走下来，望着滔滔的长江水，我有所领悟，今天我作长江三峡游，今天我站在长江边，但长江日夜流，流走了岁月，也流走了走过长江的人；但像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却像长江的水，日夜流，千年万载不断流，永远像长江的水，他们的名，他们的诗，像长江的水永远会流传。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对人群有过贡献的人或者他们的传世之作，浪却淘不尽的，他们将随着浪一直在流在翻滚；但回头一想，过了几年如果有机会再游长江三峡，那时水已升高，今天我游长江看见过的山山谷谷，看见过的民居，看见过的草地，……都已淹没在长江的水里；“长江无三峡，我们可能不游长江，连重庆都不到了，”这是多么令人颓丧的话，但是我想：长江无三峡，长江还是长江，无论它有什么改变，但它的名字还是长江，以后的人还是会游长江，因为它还是世界文明发源的长河大江，因为它的名还是叫长江。

(2003年4月2日写于“长江之星”航行在长江上)

台湾第 21 届全国学生文学奖
大专散文组第二名
苏怡雯



解剖

那年，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踏进学校的生物实验室。

还记得那是高二学期末的事了。有一天，生物老师发完了期末考卷，就在讲台上宣布：下礼拜的最后一堂课要解剖青蛙……

台下，随即一阵骚动，有男生眼前一亮兴奋地说，等这天等好久了；有女生用手捂嘴直嚷恶心死了，我不切，你切……

从小，我对青蛙有着极大的恐惧感。小时候住在橡胶园的高脚屋里，有天清晨在乍醒还睡中，我伸手触及了一件冰凉黏着的东西，睁开朦胧双眼，睡意一下子全跑光了，一只墨绿色的青蛙安逸地枕在我的床头。

那一次，我狠狠地吐了一整天，至今仍然百思不解的是，何以一尺高的高脚屋会跳进一只青蛙？

解剖课那天，随着班上队伍鱼贯进入生物实验室，马上就可以看见一缸青蛙，约莫七八只全瘫痪在窄逼的圆筒型玻璃缸里。

耳边开始听见女生的尖叫，也有男生在经过讲台时刻意转过头不看，我仿佛瞥见怯懦一闪而过，然而他们不敢也不愿意承认。

不要怕，青蛙已经被麻醉过了；各组来

前面拿一只，开始解剖吧。老师说话时嘴上挂着一抹似有若无的讥诮。

我看着缸内堆叠在一起的层层蛙身，头扁而宽，如此地黏搭，伴随着奄奄的气息忽上忽下，如一颗不定时收缩膨胀的疙瘩皮球，随时就会爆炸，墨绿色的蛙酱将四散飞溅，黏附在实验室的每一个身上。

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阵发麻。

同组的几位男同学已经摆好架势，就定位。剩下的女生空着双手站在一边，不管害不害怕，都没有机会插上一脚。

也好，我暗自庆幸着。

我站在那里，安静地看着一只青蛙像受刑般四肢无力地被钉在粘板上，我心里或许有些不忍，但是只要把它假想成是小时候躲进我被窝里的那只青蛙，我就觉得它罪该万死。

第一刀缓缓地割下去，它的皮肤与身体分离，整齐划一；隐约可见脆弱的心脏仍在无力跳动。

它会痛吗？锋利的刀尖是否割疼了它？

眼睁睁看完整个解剖过程，我的心底不禁微微颤抖着。

多年后，我细细地思索着这个问题，并且，决定在今晚动手。

上天是如此宠爱我，赐予我聪明与毅力，我感谢他对我的恩宠。然而，他也不会让每个人十全十美，他要让每个人去自我完成自己，包括拥有敢于面对自己的勇气。

时间到了，我躺上手术台，闭上双眼，调整成平缓的呼吸，心无杂念。

第一刀，我细致地将裹住身躯的这层皮肤割开。啊，只不过是副皮囊而已。

有沉甸甸的感觉，稍一抖动，虚伪弯笑的嘴角、包装孤独的冷漠、宿命般的孤傲……全摊落一地。我霎间觉得羞愧。我平日呈现在人前的就是这副阴森冷冽的模样吗？我不自觉地为体外的这层肌肤抹上了灰色，于是阴晦得不可亲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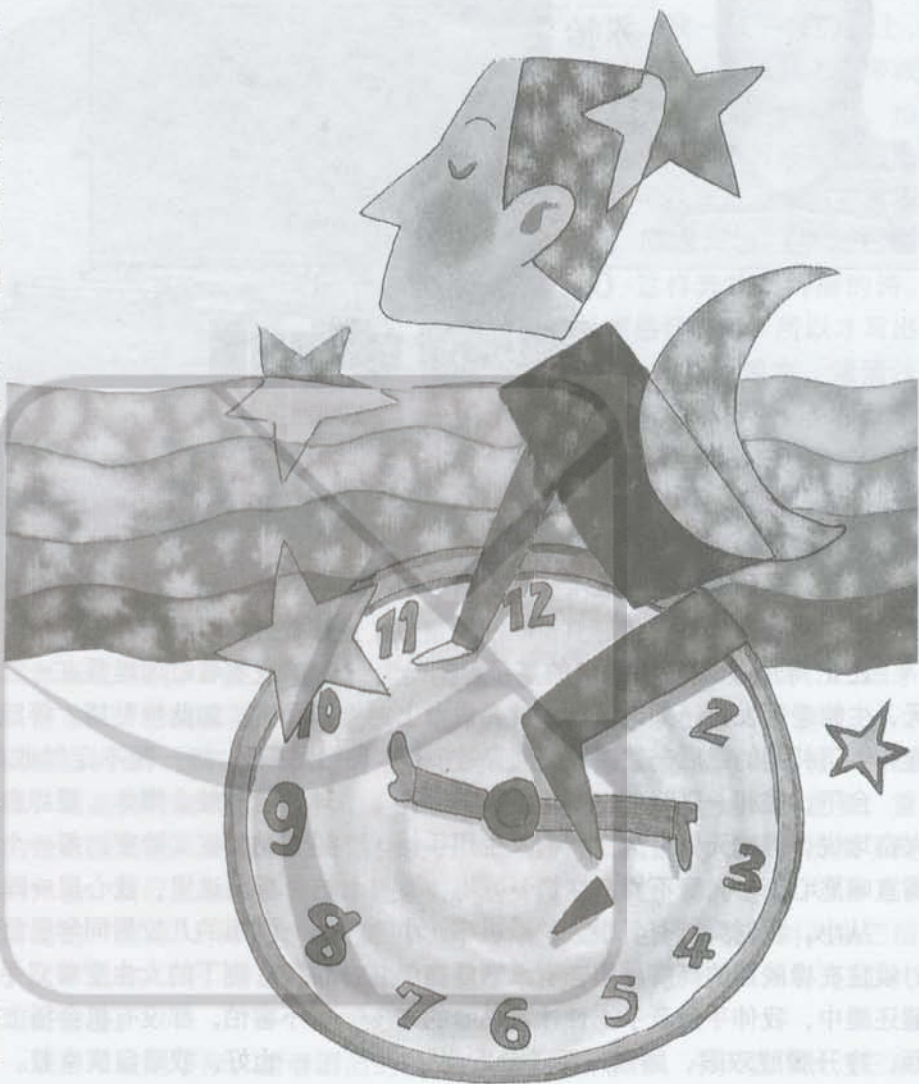
脱掉了一层皮肤，我的身体隐隐有种热辣辣的感觉，每一条神经都变得敏感锐利起来。

我将视线移到手上，那是什么？

我掰开紧握的手掌。

原来，我还抓住旧日的那段情。明明跟自己说过要坦然放手，却始终还是放不下。掌心凌乱的掌纹是否意味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其实，我弄错了，我以为沉溺在执着癡疑当中就是海枯石烂，那也只是妄自菲薄。镶在指间的痛苦回忆宛如累积多日的污黑指垢，是时候清理一番了。

我一刀一刀地修剪着泛黄的指甲，思绪开始变得清晰：并没有谁抛弃谁在先，只不



过是因为他在我生命里的旅程已告一段落，而我也是时候展开另一段属于自己的旅程了；于是，他非走不可。

这是我们灵魂的约定。

好了，再往脚趾移动吧。

啧啧，我看见了昔日的泥沙黄土聚集在扁圆型面积不大的指甲缝里，隐约泛着腐酸的气味。

过眼云烟的事情不是就该云淡风轻的吗？为什么我总是陷落在过去的记忆泥沼中载浮载沉，有时不能自己？

我极欲摆脱儿时不愉快的经验，于是我快步往年月的前头狂奔，近乎飞腾。国小一年级时候被父亲暴力对待的画面如梦魇般紧紧尾随，我想要忘记，切切地要遗忘掉泛着红鞭纹的遍体鳞伤、掌印着五指分明的红肿脸颊、大腿斑驳如鸟瞰地图的瘀青……然而，越想要忘记，记忆越显得清晰，无法逃脱。父母在房里厮扯扭打的情景，我躲在衣柜里看得目瞪口呆，却不敢叫出声来……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变得不爱说话的吗？母亲像是随时会离开我们的恐慌与不安全感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直到我毅然选择背井离乡的那年，踏上孤独之路，到外地升学。

我以为，只要离开，一切就会成为过去式，只要一个人过日子，就不必再担心受怕会被离弃。然而，多年来，一切还是如影随形，时间并一定能够疗伤，如果自己仍把伤痛留在心底。

亲爱的，我轻声地对自己说，不要害怕，你有自己的人生要过，有你自己的路要走，这是试炼的机会，你必须特别努力，咬紧牙关熬过去，往前方的路奔腾吧，不要再回头了。

我再用力一划，往胸口一割，拨开自己的心脏来认真审阅一番。这颗既敏感又孤独的心被一层透明状薄膜包围着。

啊，我嗅出来了，那是冻结在心底的

咸咸眼泪。

这是一颗坚强又脆弱的心，总是以斗志昂扬的姿态去迎接生命，在强悍之下，却又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软弱。

咦，通红的心脏在忿忿不平地跳动着些什么似的。

扑通。贫穷。心还在噉嘴呐喊着。

年年岁岁盘据在我家的贫穷确实曾使我有过自卑羞愧的时候，我埋怨父母连最简单的物质生活都不能满足一家子，我怨怼别人家的小孩都有机会弹钢琴、跳芭蕾、学画画……而我身无一艺。

我柔顺地抚慰着我赤裸的心灵。我说，你看见了吗？

在贫困中成长使你比一般孩子懂事，生命力更显得坚韧。靠自己利用课余打工挣下来的钱供作学费，着实减轻了家中一大负担。难道，你不感到骄傲自豪吗？

我的心开始缓缓有致地上下起伏，逐渐平顺下来。

我再说，曾经我们因为贫穷，所以禁不住怨怪宿命，然而在长大之后，我却逐渐理解贫穷在生命中的意义。我把贫穷砌在心灵上，才会明了柔韧的生命力着实来自颠沛路程上的不断自我领悟与充实。

我轻轻地再往下切割，拨开柔软的腹部，想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叫我老是牵肠挂肚的。

原来，是一肚子浓似咖啡的乡愁在腔内摆荡不已。

游子游子，一游就是一辈子了。就像蒲公英是流浪者，乘着风漂泊四方。到底是什么力量驱使我们离开故乡，像候鸟般来回往返？

嘘，我说，你要知道，时间无限，空间有限，人却是相对的渺小，很难自主。人生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蓝本告诉我们下一步该如何走，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就这样地践踏出来了，生命有很多种形式，你

有你完成自己的表现。

相信我，你可以有根也有翅膀的。

好了，最后一刀了。

我瞄准头盖骨的地方，测量出精准的弧形及半径，干脆俐落地揭开神秘的脑袋瓜。

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喜欢做什么了，然而，我却还有着胆怯、不安及自信欠缺。

追求理想，需要恒心与勇气，我要的是心灵轻盈得像精灵的飞行。

成长是一种蜕变，失去了旧的，必然因为又来了新的。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

一个人能有真正静下来的、属于自己的

时间，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唯有在这个时候，才是属于自己的。

我将自己仔仔细细地解剖一番，我不怕痛，我敢。

医学上动物实验的解剖是为了医学的发展与研究，那么在心灵上解剖自己不也是一种自我的完善吗？

散落一地的茧皮、皮屑、指垢……一一清理入袋。

我把过去的那个自己晾起来风乾，新的自我，在阳光底下微笑，带着轻快的心情不断地整装待发。

（苏怡雯同学是彭亨董联会保送至马六甲培风中学读书及赴台湾深造的独中生。2002年她在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就读，参加台湾第21届全国学生文学奖创作比赛，荣获大专散文组第二名。本刊特刊出她的得奖作品，以示鼓励；同时也是对彭亨董联会及陈玉康局绅培育人才的壮举，表达我们衷心的赞美与敬佩，希望这项百年树人的工作延续下去，扩大到全国范围去！

苏怡雯同学在培风中学就读时，学业标青，课外活动积极，得到校方的表扬。她家境清贫，又是生长在没有独中的东海岸，是彭亨州华校董事联合会及主席陈玉康局绅的发掘，保送她到独中求学及到台湾深造，使她成才，并焕发了她的文学才华。——甄供）

作者简介

苏怡雯，20岁

台湾第21届全国学生文学奖，大专散文组第二名。

•1995年，毕业于彭亨文德甲华小（二）校。

•1996年，彭亨董联会保送至马六甲培风中学。

•2001年，升学至台湾国立侨生大学先修班。

•2002年，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一年级。

/ 丁云

剃刀的边缘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这对黄校长来说，并非夸大其词，而他绝没有想得到这些对手的手段之卑劣：搞阴谋、栽赃嫁祸、诽谤诬告、收买、恐吓等等等等。他们公然倡导一种“超道德”的斗争方式，所谓超道德，是否意味着超法律？超伦理道德？超应有的规律？超良心？换一种词汇，毋宁说：只求达到目的，宁可不择手段！

最可怕的，他的对手，竟然是个女人。

而且是个漂亮的、有钱的女人！

太太曾经迷惑：那个女人，干嘛要针对你？

他只能慨叹：我怎么知道？

太太揶揄：别人不晓得，还以为你占过她便宜！

哈哈！他苦笑。

他难道坐以待毙吗？为此，他失眠，他苦恼，他高血压。

他不断掉头发，额头快秃光了。

他采取了顽抗，一一面

对。效法鲁迅，拿起荒废了的笔，重新磨砺，并以辛辣、严正、刁钻、横眉冷对的笔锋，以一敌十，在报章上跟这一批人展开缠斗。在校政会议上，他滔滔的雄辩，摆事实讲道理，面对了他们一再的围攻，面对几次推翻他的不信任动议！他只相信，他三十年来，鞠躬尽瘁，无愧于校政，也无愧于良心。无论对手的手段多么恶毒、卑劣、栽赃。他甚至摊开学校的所有的帐目，让他们委托的会计审查，以证明在他当校长的任期间，没有任何舞弊行为！没有一分一毫的贪污，中饱私囊。

“你们满意了吧？”他胜了第一个回合。

“你误会了，黄校长，我们不是在针对你……。”

女副校董人非但漂亮、年轻、妩媚，还有装迷糊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他只能孤军作战。他的确在孤军作战！跟随着女副校董的人马，表面喊的口号是“改革派”，实为一群牛鬼蛇神。女副校董倡导的所谓“三结

合”——结合商界、政界、教育界力量来发展教育；走“市场路线”，才是生存之道。他却嘲弄了这种三结合，反击了这种“三结合”言论！办教育就是办教育，必须超然于政治、超然于商业，他质问：在提倡的三结合之后，由谁来领导教育？腰缠万贯的商人？还是夸夸其谈的政客？那…人格无暇的校长呢？百年树人的教育工作呢？站在什么位置？什么黄线边缘？

怨就是这样结下的！当然，这场角力肯定是艰苦的。

他继续掉头发。继续失眠，继续吃抑制高血压的药。

她却打扮得风姿卓越，妩媚动人，继续在各个交际场合亮相！

暗流继续汹涌……

决定性的胜负就在那一场董事大会上！他终于得到了险胜，获得了刚刚过半数的票，得到大部分校董的支持，接受委任，继续掌管校政。女副校董带着媚笑，握手祝贺他，也递上辞呈。

“道不同，不相为谋。”她微笑地说。但在微笑背后，掠过一丝嘲弄、揶揄。

她不会甘心的，她也不会罢手的！

他了解这种雌性兽，扑击，而没有取获猎物，她是不会甘休的。

他知道短暂的胜利，只能获取片刻安宁……

掌管了校政，旋即而至的，是经费问题。

没有钱，怎么维持学校的开销？

没有钱，怎么聘请好的老师呢？怎么维修校舍？怎么买新的课本？怎么建造新的校舍？怎么办校刊？没有钱，怎么办毕业典礼？没有钱，怎么发薪水？

最迫切的，是为学校向社会人士筹款啊！

但怎么筹呢？用什么方式去筹？

继续办十大歌星义演？义卖？千人宴？万人宴？表扬退休教师晚宴？发动三轮车夫义踏？发动渔民主捕？理发女郎义剪，喔喔……都搞过了，劳民伤财，而且效果可能不佳。向xx部长申请拨款？那不是更希望渺茫……喔喔，而且，不是强调要超然吗？——跟政治人物挂钩，岂非给那女人耻笑？不行，一定要坚持原则，坚持原则！

他又抓落了不少头发。

血压又提高了，医生警告，随时爆血管。

太太提议：落发呀，你是堂堂校长，若是落发筹款，一定很有号召力！

他如醍醐之灌顶，赞同猛点头。“这个想法不错呀……”反正他头发一直痕痒，这些日子来，苦恼也抓落了不少，简直快变成“地中海”了。剃光它是个好主意，一举解决了秃头问题，又可以为学校筹款，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而且他为了校政鞠躬尽瘁数十年，这次作那么重大的“牺牲”，登高一呼，没有千应，也有百应吧？

“就这样办吧，落发筹款……”

不过，他在教育界总算德高望重，薄有名声。随随便便就落发，也要有一定的价码，落发才落得值得吧？他开始通过报章发播消息：

“如有社会人士肯出十万元，他将会为母校落发。”

消息传出，即刻造成很大的轰动。

可惜十万块不是一笔小数目，一般小市民还心有余力不足。消息登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下文。他开始动摇了，考虑要不要压低落发的价码！校董也鼓噪了，认为他的筹款方法，有树立自我形象之嫌。但不久，终

于传来好消息，一匿名商人愿意捐出十万大元，然而，他有一个古怪的要求，即落发当天，他要亲自操作剃刀，为黄校长剃发！

“那没问题啊，只希望他的剃发技术，不要太差就行了。”校董们尚幽默地。

“为了学校筹款，再大的牺牲也不算什么……”校长有点慷慨激昂。

落发仪式进行的当天，各报记者严阵以待。校董、老师、同学们也在场观礼。等待这位慨捐十万元的仁人善翁的出现……时间到，他强抑头皮的痕痒，正襟危坐，屏息而待。终于，众人看到风姿卓越的她出现了。她慢慢走过来，递上十万大元的支票，在众人的掌声中，含笑着拿起了那把磨得灿亮锋利的剃刀！他抬头，终于看清楚这位捐款人的脸孔，赫然吃了一惊！天呀，真是冤家路窄啊，出十万元，要亲自为他剃头发的女商人，竟然就是他的死对头——那个想推翻他的“前女校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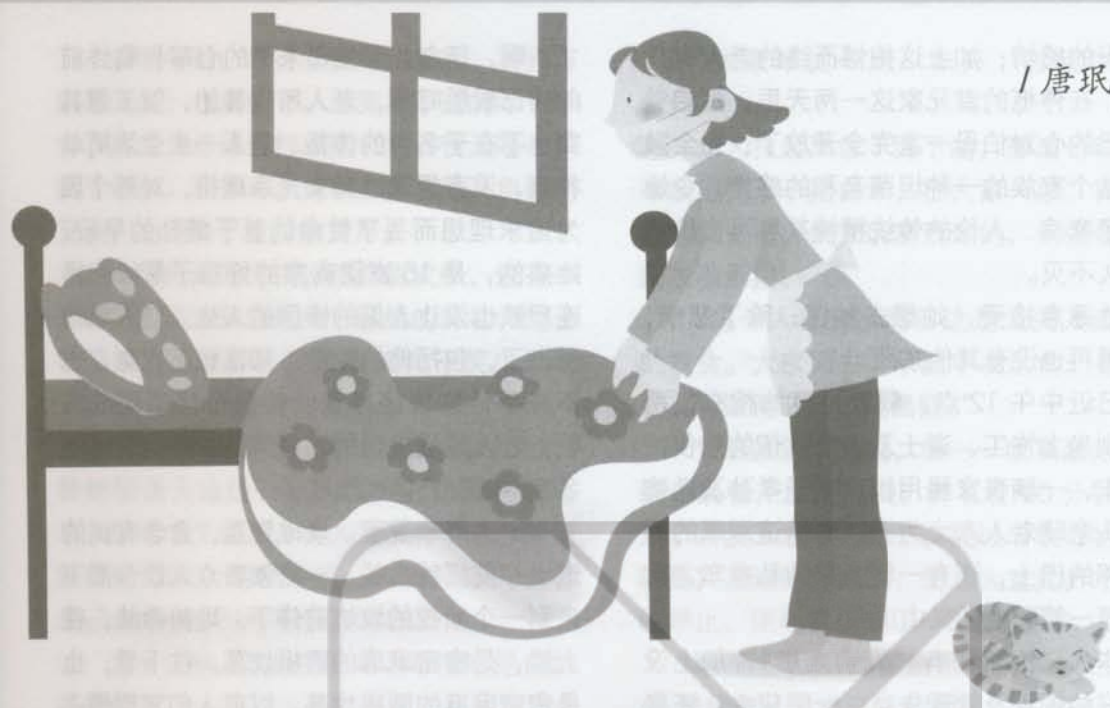
他望着锋利的剃刀慢慢朝他移近，不禁发出战栗。

她眼中浮现怨毒的目光……她没有把剃刀移近他额上的头发，而是移近了喉咙！

——只有他们之间才知晓这个秘密，他们曾经有过暧昧关系……

8.9.2001 稿于新加坡

/ 唐珉



梦碎梦醒

——《还他一个公道》续篇

贺玉的伯母过世了。贺玉从送终，到打醮祭奠守灵，到出殡，乃至送上山头，过程都一一亲历了。

自己的双亲去世时，她还小，所有印象，都已模糊。尽管那些道士在胡闹，而一些传统习俗也很无聊，对这名自己付诸一份相当特殊感情，而相对的对自己亦有所托的老人的丧礼殡葬仪式，她还是顺随的、一丝不苟的遵照吩咐与他人配合，很认真的对待。何以肯如此屈就？而“纡尊降贵”，从而令她隐隐记忆起当年父母亲过世时的一些情景——就像现在这样，人人眼神温柔，言语轻软，举止态度恭和谦让——也从而萌生了一种很难形容的，近似怜悯、体恤、谅解、关怀，令人心头温滋滋的亲切感。窝心、温馨，贺玉想，也许这便是亲情；而分担、分享，一个家族互助互爱的精神，便是这样因着一些事故而展开而延续。

实际上，伯母家与他们这头，一向以来都算不上亲密，堂兄弟姐妹间的感情也有点疏离。然而，贺玉很小便丧母，故对这伯母曾产生过一

份代母的感情；加上这抱憾而终的老人有托于她，在停柩的堂兄家这一两天里，她感到自己的心对伯母一家完全开放了；完全融入了这个家族的一种坦荡亲和的感觉，令她体现了家庭、人伦的传统精神某种可贵价值的恒久不灭。

她愿意接受，她想去触探；除了悲悯，贺玉想再也没有其他东西。

已近中午 12 点，载着灵柩的棺车，两辆分别坐上忤工、道士及哀乐队伍的殡仪馆客货车，一辆丧家租用以载孝子孝孙及送殡至山头亲睹老人入土为安以表情谊深厚的近亲近邻的巴士，还有一辆丧家的私家车，前后一颠一簸驶上了义山山头。

华人义山早已有“人满之患”，加上没有良好的规划及管理失当，一眼望去，还真是又乱又挤。平地早已用罄，只剩下坑底或坡顶尚可勉强横挤直塞；一行车队进了山门，便在蜿蜒的小山径里左拐右弯走走停停往上爬去。到达坡顶的“伯公庙”，车队便停了下来。

天气很好，矮灌木叶子上闪烁的亮光居然有点眩目。祭了“伯公庙”，道士当啷啷一阵铜铃声后又一句尾音拉得长长，任贺玉倾了耳朵也听不明白的“术语”，另一道士随即应和着对大家说：

“孝子孝女孝孙，大家转过身去不要看。”

血嫡至亲不能看，贺玉想不过是侄女的自己应该可以。此刻一阵哀乐奏起，原来是忤工将灵柩抬下棺车，准备往墓穴送去。道士一边作法，一边看着忤工哼哼呵的扛起灵柩，往“伯公庙”旁那朝下慢慢倾去的草径，小心翼翼踱步而下，便又说道：

“孝子孝女孝孙，还有亲戚朋友，大家跟着我来。太夫人今天百年归老，选上了个风水宝地，从今以后，子孙后代，个个飞黄腾达，封官封爵，四海扬名。”

啊，扬名，老伯母未了的心事！临终前向自己殷殷叮嘱，老人所执着的，贺玉想其实也不在于名声的传扬。老人一生生活简单朴素，没有想过儿女光宗耀祖，对那个因为追求理想而丢了性命的长子嫡孙的早歿，她痛的，是 15 岁便离家的好孩子最终死得连尸骸也没让人见的惨厉的人生。老人想他付出了，包括他的生命，却谁也不在意，也不在乎他的曾经存在。他是个懂道理的人啊，老人说懂道理的人名声扬，可他死得连名字，甚至尸体也没有……

山头野草萋萋，坟堆累累，念念有词的道士在前摇铃击钹，一路领着众人跌步而下来到一个新挖的坟坑前停下。地势微陡，往上望，是密密麻麻的圆拱坟墓。往下看，也是密密麻麻的圆拱坟墓。以前人们咒骂侵占别人地方的人“生人霸死地”，今天，人们对“生人霸死地”的贪婪和霸气，似乎已没有了感觉。谁有本事谁发达，坡底下隔着坑谷那儿，是皇家军营新起的一座座建筑物。再远一点，则是一栋栋高高的楼房和工程正在进行中的建筑工地。看来，人们快要“死无葬身之地”了，这老伯母的长眠之处，显然是块“番葬地”，窄窄的，夹在两个坟墓之间。

正午，烈日当空，才一阵子，似乎已把两个道士和不能打伞身穿黑色丧服的众人晒得头顶要冒烟了。一个道士当啷啷，另一个道士嘹嘹嘹，喧闹了须臾，便又促大家别过脸去。忤工将灵柩吊垂落墓穴，操着法器的道士手舞足蹈，一边作法，一边令孝子孝女们朝墓穴叩拜，之后促每人抓起一块泥土，往墓穴里丢去，三扒两拨，将葬礼带入尾声。

“长子带头上香。”道士手里抓了一把已点燃的香支，对贺玉的长堂兄说：给太夫人上香之后，也到前后左右的坟上插上三支。太夫人如今在此安家，望日后好有个照应。”

初来乍到，总得礼貌拜访邻居，冥界与阳间无异，也搞睦邻。而克尽孝道的孝子孝女，自是为老母亲打点这一切。贺玉嘻一声笑了出来，还来不及掩嘴，诸堂兄及自己的兄长，也发出了压抑的笑声。

老伯母高寿大去，殡葬仪式中，没有一滴眼泪；这本来便是一个轻松的葬礼，道士听见众人的笑声，便又皮笑肉不笑应景说道：

“远亲不如近邻，帮太夫人搞好关系，替她搭通天地线，以后太夫人想喝杯咖啡乌，想吃个叉烧包，有人上巴刹，总会乘便给她带回来。屙呕肚痛，借支风痧丸也容易。”

道士说毕，年轻的孙辈，都嘻哈绝倒的暴笑起来。

贺玉的大堂兄在母亲墓穴前供香之后，便遵照道士吩咐，拿着香支到亡母的邻居那儿打交道去。顺序由前到后，由左到右，最后轮到那座与新坟相去不超过3尺的“人家”。

这是一座已下葬多年的旧坟，日晒风吹雨打，坟前圆拱的墓石，油漆早已斑剥不堪。孝子弯下腰给它供上三支香，不经意朝墓碑瞄了一眼。正要掉头而去，却又突然记起什么似的，凝了双眼盯牢眼下的东西。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广东惠阳李公讳正业之墓

民国七十四年五月六日立

贺家长房这长子，像粒会站立的虾米，就那样弓着腰呆呆的盯死了墓碑。

头顶上，太阳像腾滚的火锅，朝人倾倒下炙人肌肤的沸汤，人人浑身发烫，汗水涔涔。中年道士两天来又唱又做，跳上跳下，料想也累了，能早点收工，岂不大好？当啷啷，摇着铃铛主持大局的那位，此刻吊起嗓子大声促众人道：

“大家站拢一点，张开‘衫帕’接衣食！”

众人拉起黑色T恤下端，那道士往一个布袋里掏了一把白米，往大家一撒，再掏一把，又一撒。大家玩游戏似的，兜张着腹前的衣襟承接。

“每个人都有了么？这是太夫人给大家的衣食。大家回去，从此丰衣足食，身壮力健，丁财两旺，世代昌隆。”

贺玉接到了几粒，便一一收集起来，用纸巾裹着，放进裤袋。葬礼在20分钟内结束了，贺玉随众人离去，走过老伯母犹露天的墓穴左边的那座坟，想起大堂兄方才怪异的举止，便朝墓碑望了一眼。

李正业，那躺在坟墓里的人，出生于40年代末，与自己年龄相近，却卒于80年代中。墓碑上没有亡者遗照，李正业——贺玉将身子退让到一旁以免挡路——名字是有点熟悉；想到适才的情景，再重新看看刻在墓碑上的字，随即几至呀一声叫了出来。

天呀，李正业！莫不就是他？贺玉几乎不能相信自己，于是再认真瞧瞧那出生及逝世年月。一点没错，准是他，那个被说成持枪打劫的人。

若非亲眼看见，亲身经历，说什么贺玉也不会相信是事实；讲了开去，大概人家都会笑说“真是个传奇故事”。然而，天下之大，更巧合，更诡异的事情，也不足为奇——一切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已经逝世十五、六年的李正业，今天开始，居然与老伯母“毗邻而居”，贺玉想，世事的再吊诡，实也不出冥冥中自有主宰的因缘和合的道轨。

众人随道士回到“伯公庙”，将祭祀的那只烧猪斩件分食。道士说这也是衣食，每人都要来沾一沾。贺玉站到一旁，看众人嚼食得津津有味，唯独那大堂兄，形同嚼蜡般，一副食而不知其味的木然神情。脱孝乃

最后的仪式，道士说一切都得依择定的时辰进行，遂又催促满嘴油光的众人上车回丧府。

十五、六年前，李正业身后，他家人就在他们离贺玉家约半公里外的屋子里治丧。

李正业家这间屋子，就在怡和新村巴刹附近，屋前，便是交通繁忙的三岔路口。若在路口的交岔点附近，可从他家敞开的大门，看见厅里的神龛。阳光好的话，便连神龛上那镶在镜框内的关公画相，都清晰可见。

老一辈的人都说，屋子门口对着三岔路口，煞气重，家宅不安，何止惹官非，更随时招血灾。这在巴刹里贩鸡的人家，从40年代末迁进怡和新村，却也平稳的度过50年代，60年代，乃至70年代。到了80年代中，那老鸡贩的一个儿子，却因为“持枪行劫”，终于被问吊了。不就是吗？对正三岔路口，凶宅的厄运终归逃不脱。村里的人唧唧咕咕，闪闪缩缩议论着。

“不是说在一家工厂里当管班的吗？两隔壁，看着他长大，识字识墨，人也老实，总是笑咪咪，怎么说拿了‘家伙’去打抢的？打我一百下也说不信。”那与死者母亲年纪相仿的左邻右舍，大娘说着说着便红了眼圈，而大叔们则感慨万千。

“知人口面不知心。”邻居中那些中年妇女，也有这样说的，“表面上是有一份正当职业，谁知道人家暗中干什么勾当？你们没有发觉这几年来都很少看见他，神出鬼没的样子？久久干一单，好过人家做半生牛马。”

因为是问吊的，除了碍于情面不得不到场的三几个近亲，邻居们几乎都不敢前去吊唁。下午从半山巴监狱将遗体领了出来，回到丧宅，据说人们便发现附近出现了几个脸孔陌生神情诡谲的人，不时朝丧居那儿张望。有人偷偷说是暗探，附近人家，总是藉故走到门口，溜动眼珠子朝四周围窥望一两

眼。

那天晚饭桌上，有一盒苦瓜闷鸡。贺玉吃着鸡块，突然想起刚才下班回家途中巴士在那个三岔路山停了一会，她无意中望见那屋子五脚基里停柩处那张供桌上的死者遗像时，内心的那一阵不小的震撼。这死者在她记忆中是有点印象的，她知道他叫李正业，是在60年代末XX党怡和新村支部最后一轮的联欢会上。那时候XX党怡和新村支部就在家斜对面。那次是新春联欢，那屋子里欢愉激昂的歌声把她吸引住了，于是牵了个侄儿前去站在外围看表演。到了游戏时间，“大风吹”时，外表忠厚眯眯笑着的这个青年抢不到位子，被罚表演节目时，他说他叫李正业，要讲一个名叫“豺狼嫁女”的单口相声。

“谭公庙三岔路口那家在巴刹里卖鸡的，一个还不到40的儿子死了，那是我小学时代的学弟。”贺玉吃了一块苦瓜，皱皱眉说。

“是呀！”贺玉的嫂子搁下了饭碗，忙不迭应道：“就是巴刹里最大档那一家。早上，整个巴刹都说得反了过来，我还不知道。走到他们的档口要买鸡，才发现没开档。说是拿了枪去打抢，被关了几年才吊死的。”

“在哪里打抢？”贺玉问。

“有人说在吉隆坡抢金铺。又有人说在半山巴抢当店。还有人说在万挠抢万字票投注站。”贺玉的嫂子如数家珍，“听说有人问他家人他怎么会被皇家问吊，他家人亲口对人说，他好久都不住在家里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外面干坏事，枪也不是在他们家里搜到的。又说领他的尸回来，也只念在那一点亲情，到底也不忍心见他被埋在乱葬岗。”

“会有人在自己家人犯重罪被判刑法后，还这样子向外人交待的吗？”

“千真万确。‘不知道这个人怎么会变

得那么坏，居然拿枪去打抢’，听说是他母亲哭着亲口对老邻居说的。又听说连他的兄弟姐妹，也是这样说的。”

都是‘有人说’‘听说’的。而除了拥有枪械便一定得死，有了枪械肯定是用来打抢之外，一般村人，再也发挥不出比这更大的想像力了。

60年代末的种族风暴过后，XX党的注册被吊销，怡和新村XX党支部的活动，自然也终止了。书上说客家人富革命精神，作为全国第二大新村，怡和新村这个客家人的聚居地，从40年代末建村开始，因着地理环境及政治因素所使然，不知政治为何物，不解何谓革命精神，以割胶采矿为活的村人，却又约定俗成的将怡和新村建构成巩固的反对党堡垒。50年代初的“围山”在这一带，已进入尾声，记事早的贺玉，今天依然记得蓝空中那会说话的大铁鸟三几句重复又重复的劝降广播。那时候，村民都很穷很穷，除了割胶“做琲琅”，便是“打菜园”和养猪。割小园口比较好价，但因为要“围山”，一纸皇令下来，小园主和胶工只有叫苦连天。英国人的大园丘工资低廉，更兼“管得烈”（包工头）从中剥削，怡和新村的胶工，为了活口，男男女女，不少“过埠割树”，逢年过节，才回来与家人团聚。

贺玉超龄入学，三年级那年，国家独立了，其时，怡和新村早已在殖民地政府筹措的立法议会全国首届普选中，落到反对党手里。东西方冷战自韩战后日益吃紧，二对抗集团各展奇谋极尽互相颠覆的能事；作为一个刚脱离殖民地统治的新兴国家，那转入地下的对抗势力，不啻为其身上的一个肿瘤，非除去不可。而退进森林里的“病变细胞”，在电疗化疗紧迫的围剿下，却依然悄悄扩散。

那是政治气候波谲云诡的70年代。在传统的政治氛围中的怡和新村，贺玉长堂兄

那爱好参与健康文娱活动的十五岁长子，在一个夜晚里悄悄离家，从此杳无踪迹。而李正业，这个小学时代比她低二年级的学弟，小学毕业后，也到城里念中学。偶而也会和她乘搭上同一辆巴士。虽然未曾打过招呼，却彼此都互有印象。自那次的表演过后再也没碰见过，那眯眯笑的忠厚脸相，却很容易教人记起他。70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中，也曾辗转听人说过他经常参与维护族群母语教育的活动。这样的人，真的会持枪行劫吗？

载送送殡亲属友邻的巴士已开回怡和新村。穿过巴刹大街回丧府，李正业家门前的三岔路口，虽非必经之路，就是无巧不成书，巴士司机走的，就是这一段。坐在大堂兄后面座位上的贺玉，当巴士驶抵那个目前已装置了交通灯的三岔路口时，朝李正业老家匆匆望了一眼，便忙不迭溜动眼珠子注意大堂兄的动静。已年近七十二，一脸风霜的大堂兄，不出所料，在巴士等待绿灯期间，一张脸果然一直朝那宽敞的门前空地上叠放满无数四十四加伦黑油桶屋子歪着。

这间对正三岔路口的三尺砖墙屋子有人被问吊，是间“凶屋”，主人家早已搬离，弃置经年。当真是为了避凶？抑或避嫌？死者已矣，当再也无什么嫌好避，村里人谁不知道这人家的一个儿子拿了枪去“做世界”？是举家他迁了，却仍旧在巴刹里继续经营那个鸡档。

一伙人回到丧宅，道士们领了大家对着老祖母的“车头像”跪跪拜拜闹了一阵，便促众人脱去丧服换上新衣穿上红木屐，如此这般“脱了孝”。贺玉记得，数十年前自己双亲去世时，都要居丧一百天；守孝期间，不能穿红衣，袖子上还要带孝，别在袖口用麻布缝成的小布块，除了睡觉，都不能除下来。当真是物换星移，时代不同了，如今莫说守孝百天，或七七四十九日，总之今天死

了明天下葬，连三朝都不到；出殡后即日除孝，随即吃解秽酒，白事便也办妥了。

一盘白切鸡，一盘烧肉，一盘青菜，一盆莲藕排骨汤，累了两三天的人们，看来也胃口大开，不停举箸。不嗜肉食的贺玉说累了，要好好的靠着背吃，夹了几箸青菜几片莲藕，捧着饭碗走到一旁，拉了张椅子坐下，慢条斯理的嚼食起来。

从大堂兄在李正业坟前供香时出现了那种突然停顿凝定以凸显某种意义的电影画面开始，贺玉便一直留意他的动静。一向为人沉作稳实，这贺家的长房长子，在办老母的丧事期间，不悲不喜，神情自若，态度十分淡定。然而电影镜头效果出现之后，亦已垂垂老矣的他，显然心事重重，连进食的动作，都比人慢了半拍。好不容易扒完了碗里的饭粒，灌了杯茶，离座转身，视线便与这头贺玉的碰上了。

“阿哥这么快吃饱了吗？这几天来一定很辛苦了。”捧着饭碗的贺玉，对往自己身边拉过把椅子坐了下来的大堂兄这么说。

“吃饱了。”大堂兄应，望了望贺玉已见底的饭碗，“你有吃饱吗？去添点饭吧。唉，也是老骨头一把了，不知什么时候轮到自己。”

“我也饱了。”贺玉说，“阿娘都活到快九十，阿哥一副骨架硬朗，活到一百岁哩。”

这个听说两三年前儿女千催万促，方肯从建筑地盘退下来的木工头手，瘦削狭长肤色黝黑的一张脸，展露了一丝牵强笑意。

“阿娘不同，是‘唐山货’。我们这些没有煎炸酸辣下饭便不能饱肚的，那副肠胃又到底能耐多久？”

“是清淡一点的好。”贺玉也笑了笑，说：“阿娘往生了，阿哥现在就是贺家的至尊。听说阿哥退下来才两三年，这么一副从地盘上锻鍊出来的筋骨，很难得；孙子都十岁出了吧，转眼就抱曾孙，便是五代同堂。

也难不到哪里。”

“阿玉，太长命不见得一定是好事。阿娘倒也算好，没什么大病痛，只是弱了下去，干干净净的走。”

“是啊，阿娘是有福气的人，只可惜——”贺玉说着，惊觉自己有失言之虞，有点不自在把话给打住。

“阿玉，大家做兄弟姐妹，也没什么不可以说的。”贺玉的大堂兄见状，似乎会了意，道：“本来家里的事情，大家有机会坐在一起，应该说开来好了解了解的。无奈毕竟是叫人痛心的事，便也从来不提了。”

“我了解。”贺玉说。

“鸡蛋这么密，也孵出小鸡，我相信你们一开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阿娘临终前对你的嘱咐，我当时听了也替她难过。他是长孙，阿娘最疼他了，却一去不回头，阿娘是抱恨而终的。”

“阿娘是文盲，却也不闭塞。她说她的这个孙子是个懂道理的人；他付出了自己，却没有回馈；她怜惜他，说要还他一个公道。”

“人都死了。也无所谓公道不公道了，他是生不逢时。生得早些。他也许名声赫赫；生得晚些，他便不会这样子丢了命。”

“阿哥，阿娘说，懂得道理名声扬，半年前来看她时，便促我把她这孙子的故事写出来，让人知道贺家也有一个懂道理的人。阿娘其实十年前便将事情告诉了我。这些年来每见着她，总不忘对我说起汉光的事，缅怀之情，真不知有多深。想不到阿娘弥留时，也要等我来。确定是否心事已了。”

“十年前？历史走到分水岭的十年前？”贺玉的大堂兄有些微惊愕，沉吟道：“我们说话，阿娘总是静静在听，她其实是个条理分明的人。她真的比我们强，她会把事情告诉你，并且懂得在什么时候。”

“阿哥，一来心痛，二来避嫌，情况我

们非常了解。90年代之前，还有什么比这更敏感的话题呢？”

“唉，你看今天，颠覆两个字人们便是当歌唱，又有谁管你？世界‘颠覆’过来之前，家人那种痛苦，简直不堪言说。开初的五六年，根本不知他是死是活。而以后的担惊受怕，真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日盼夜盼，偶而捎了个信来，不知是喜是惊；一家人，终年都好像过着见不得光的日子。遍遍世事就那么巧，如今阿娘是天天都有消息听了——”那样的人会持枪行劫吗？贺玉听到这里，印证了一个事实的释然，令她有一丝别扭的快意，而迫不及待岔住大堂兄：

“那个李正业，就是那个李正业来的吗？”

“你也注意到了。居然做了邻居，你说巧不巧？”

“天地之间本来便是充满神秘性的。”

“大概是哩。你认识这个人？”

“知道有这个人。”贺玉说，声音沉缓，脸色凝重。“据坊间的流言，他那包括母亲在内的家人，都对人说是拿了枪去打抢的。尽管对他的认识很浮面，也不管事实真相是什么，当时这么听说了，却也先入为主的认为他家只是在放话。果然不出所料。又竟然是那么戏剧化的，和阿娘做了邻居。”

“不这么说，又还能怎样？打落牙齿和血吞，有苦只有自己知。”

“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85年的事情。正因为他的死使我产生极大的理念混淆和冲击，一方面觉得他家人太残忍，另一方面认为社会对他不公平。事件发生后不久，我来阿娘——说来惭愧——我还因此而偷偷问阿娘汉光他到底去了哪里。当时，阿娘这样回答我：不知道，这没本心的。”

贺玉说着，看见沉郁的大堂兄双眼有点润湿了，不禁咬了咬唇，却也一时打不住，续道：

“阿哥，我当时也不纯粹是什么探秘的心理，李正业的个案太具讽刺性，我只想去了解，我想说服我自己，这一场长久的社会斗争，虽已日渐式微，其斗争精神及社会作用是具有一定程度正面意义的。汉光离家时才十五岁，那李正业，也正当血气方刚，冒死为实践自己的理想，自我牺牲的社会精神是不能抹杀的。讽刺的是李正业却变成劫匪，而汉光的突然消失，只留下一个谜。”

“阿玉，”贺玉的大堂兄抬手扫了扫脸门，视线始终都落在屋旁那棵芒果树的浮根上。

“阿娘知道汉光离家是怎么回事之后，以后的日子，‘慧仔’两个字便代替了她这孙子的名字。他慧不慧，我相信自有公断。而李正业的家人把他编派成劫匪，他家人那种悲哀，外人是不会体会的。他被判刑时，是1984年，那个年代，要是人们知道这家人原来有个‘颠覆份子’，并且将被政府吊死，大概也没有几个人会跟他们买鸡了。”

老伯母促贺玉写她爱孙的故事，作为文字工作者，她自是义不容辞。老人弥留期间，仿佛就是等待她的到来，看她是否不孚所寄。为了让老人家走得无遗憾，贺玉说自己的使命已完成。事实上她尚需要一些资料，于是正好藉此机会向大堂兄取经。

“李正业的事，阿哥大概知道一点吧。”

历尽沧桑年近古稀的贺家长房长子，朝贺玉凝定双眼，迟疑了须臾，终于也这样说道：

“没有跟你们这头提过汉光的事，似乎不近情理，大有不把你们当兄弟姐妹看待之嫌，原因也只在避嫌。今天，整个世界已经翻转过来，该没什么嫌好避了吧。至于李正业的事，我知道也不多。他进进出出的，在外面居无定所，有时像个信差，有时像代办。”

“你们便是通过他和汉光联系的？”

“是。”贺玉的大堂兄答，继而长长吁了口气，“说起来也实在惭愧，停柩那晚，我本该前去吊唁的；两三趟骑车到那三岔路口，就是不敢拐进去烧柱香。回想起来，汗颜之外，也心痛得难受。那五脚基前的灵堂，除了两个道士，便只见他家里的三两个人啊。”

一晃眼十五、六年过去，怡和新村已变成一个商机蓬勃的市镇。李正业那对正三岔路口的老家，三尺砖墙的锌板屋，依然窝缩在比路面低了尺许的三角地里。由于距离商业中心只有数百公尺，他家的左邻，早在数年前便联合起来，向土地局申请由住宅转为商业地，盖起了一排四层楼高的新颖店屋。以怡和新村为中心，毗连一带，一个又一个花园住宅区及轻工业厂房相继发展开来，怡和新村街道的拥挤和街市的热闹，正崭露一个新镇的初貌。蜕变是要付出代价的，民风不再淳朴，人情味已趋薄，换来了城市化的生活模式及物质享受。怡和新村从 50 年代的一个破落客家村，一路声势浩荡的走向现代化，贺玉认为不过是顺应时代不断向前推进的自然律定，其间促使社会演变及转型的推动力，并没有形成值得歌功颂德的什么力量什么精神典范。而在不停或歇向前奔腾的时代洪流中，那股建立在解放群众创造一个公平社会的意识形态上的社会斗争力量，早已被淹没。贺玉想，它的历史价值及社会意义，只有交由

史学家社会学家去评断。唯有像她的堂侄和李正业这些为了追求那近乎形而上的理想境界，而毫不顾惜将自己全然豁了出去以群众利益为依归的气节和精神，一直以来都令她感动不已。然而，社会上又有几个人知道他们在乎他们？他们甚至被污蔑被唾弃，然后被忘记，在历史的轨道上丝毫不着痕迹。就像那些死在战争中的无名英雄，那些生命被践踏的无辜一样，社会的推进，辗过他们鲜血淋漓的躯体；历史的展续衍演，由他们被埋怨贪婪的人性愚弄及戕害来铺陈，却也只落得某些人以一声叹息诠释之的悲凉惨惨。

大堂兄为自己当年的怯惧及无情愧疚不已。贺玉这厢听着，却也顿时陷入深深的沉思中。半晌，才说道：

“阿哥不必自责，那年代，人人自危，李正业若是有知，必为你的不曾到来庆幸。”

“想不到不过三几年，世界已变了个样，说来真有点滑稽。”贺玉的大堂兄僵着脸肌解嘲似的笑了笑，“汉光他要是多耐两三年，不就活着出来了么？”

他终于耐不了吗？他熬不下去了吗？贺玉再也不想问，尽管他的再次从人间蒸发，被说了死得连尸首也没让任何人见着。

“这世界本来便是荒诞的，而斗争从来都是残酷的。”贺玉望着大堂兄这样说，“阿哥这几天也累坏了，放下休息去吧，让

那些年轻的善后。”

吃了这顿解秽酒，贺玉想自己能放下的，只有现下拎在手上的碗筷。



“白晓”改名记

每当放学，司机载着白晓经过中华大会堂前，他都会望那门前斑驳墙上悬挂着的告示牌一眼。告示牌写着：“白小保校运动”进入第 1000 天！每天，都会换上一个新的数字。白晓不觉有什么意义，问印度司机。他反问：“你为什么不问爸爸去？”

他问了，但爸爸从来不回答，讳莫如深的。

直到有一天……

爸爸激动：“为什么要改名？谁说的？哪个混账说的？”

白晓回答：“是校长说的……他说，凡是学校里叫白小明、白小燕、白小牛的……只要姓名里有白小两个字的，都得改名，免得教育部的官员来，以为人们在喊口号，比如在周会时，同学们报上名，白小燕、白小明……白晓……他们会以为我们在抗议‘白小事件’。”

爸爸啼笑皆非：“可是……你不是叫作白小，你是白晓！”

白晓无奈：“也要改，因为校长说，那些不谙华语华文的官员，不懂得白小与白晓的分别，汉语拼音，读起来都是 BAI XIAO！”

爸爸恼怒：“杯弓蛇影，怕到这样，叫校长去死吧。”

爸爸亲自驾着豪华房车到学校，冲进校长室，把那个小学校长骂得狗血淋头。白晓没有进去校长室，他坐在豪华房车里玩着电子游戏。不过从校长室窗口望进去，可以看见爸爸趾高气扬、慷慨激昂的样子，不断挥动着手！校长却谦恭、怕事、畏怯的不断点头赔罪。

事后，校长亲自送爸爸到校门口，还不断哈腰：“很抱歉，白议员……”

爸爸满意地驾车离去。

白晓：爸爸，还改不改名？”

爸爸：什么改不改？其实……是他们搞错了，你原本一生下来，名字就叫作白日尧，不知哪个（英语）他妈的混账……不识华文的老师，把你的名字拼写在一起，结果，白日尧变成了白晓！现在，恢复了白日尧，不就没事咯……”

读中学了，白晓放学，仍然时常乘车经过大会堂。仍然望见那个“白小保校运动”的牌子，数字已经进入 3000 天了。他后来才知道，爸爸就是在国会里，支持白小封校的人。喔，必须纠正一下，他现在名字不叫白晓，是白日尧，白日尧，郑重声明哦！

1 吴岸

《长屋组诗》之一 NGAJAT

——致伊班友人西蒙并祝贺达雅节

铿铿锵 铿铿锵

冠帽上的犀鸟羽毛
在黑暗中摇晃
天未亮
他踩着轻快的节奏
在森林里探索
一手执着长矛喷筒
一手执着盾牌
腰间挂着巴朗刀

他窥见树林中有人的黑影
那人也在黑暗中探索前行
也一手长矛喷筒
一手盾牌
却看不清他的面孔

一场藏匿
一场侦察
一场追逐
他们互相遭遇了
黑暗中刀光闪闪
两人在互相叱喝声中

展开了厮杀

铿铿锵 铿铿锵

勇敢的他
砍下了对方的头
(巧妙地把对方的冠帽拉下
对方应声倒地)
他发出了胜利者的呼喊
他踏着胜利者的舞步

曙光透入森林
大地渐渐明亮
他看见了死者的面貌——
那是什么敌人啊
啊啊 啊啊
那是我的兄弟
那是我的兄弟啊!
我杀害了我的好兄弟!

他抛弃手上的武器
提着死者的首级
悲哀地跪在地上

神啊 原谅我吧
宽恕我的罪过
哀号 忏悔
他踏着悲伤的舞步
在死者的四周祷告

冗长的祈祷感动了大神
看死者复活了
他骤然一跃而起
(手上的冠帽
巧妙地往死者的头上戴)

啊啊 啊啊 啊啊
我的兄弟复活了
我的兄弟复活了
他紧紧地拥抱自己的兄弟
他们拾起地上的矛和盾
相对翩翩起舞
冠帽上的犀鸟羽毛
随风飘荡

铿铿锵……

注：Ngajat,一种伊班族传统舞蹈，通常由身著战袍的武士表演。铜金，是伊班族铜制敲击乐器的华语俗称。

Dr.Jemilah Mahmood 作

容八方译

阿富汗的雨

使我们有充足自信

它终于洒下
水珠大过
我的泪滴
阿富汗的雨

或许这是一个朕兆
是希望 甚至
是觉醒
的信号?

那好日子
就要来到
作为开端

这场阿富汗的雨

当我凝神伫立
我周遭的东西都变了样
仿佛你念了一通符咒
阿富汗的雨

假定, 希望已有眉目
那仅剩下的
未始不可当作
重振步伐的起点

脸庞的表露
黄昏的心情
空气的温馨
连声音的抑扬

或许, 这是神的指示
让我全心全意去寻觅
永恒的和平
和宽容饶恕

刹那每一样东西
都像是有了意义
不管我转向哪一方
微笑迎着我

所以, 阿富汗的雨
是你为他们而降?
还是这场雨
为我而来?

只有全能的神知晓
唯有他能宽恕
赐予我们希望



阿富汗小难民在灌溉坑取水



《阿富汗的雨》诗作者
Dr. Jemilah Mahmood

(诗作者是大马医药援助协会 Mercy 主席, 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疗工作者。她曾到阿富汗战区做救护工作。最近她飞赴伊拉克参与救护工作, 2003 年 4 月 13 日在巴格达执行任务时, 与一位同僚被伊拉克人伏击而受伤。希望她吉人天相, 平平安安回来马来西亚。——译者识)

灯光

灯光照着你我，
窗外风雨大作。

是风声紧了，
队伍，
已来到十字路口。

怎么走呢？
是退？
接受首长要求。
是做？
顺着时代潮流！

“要退？”我说，
“我们只好退位，
再也不能领导；
去林泉终老，
在山水之间逍遥……”

“要做？”我说，
“我们要面对：
执照被收回，
所得税被追，
还可能
在内安下被扣。”

沉思了很久，

冰块都融成水酒，
眉头皱得太紧，
皱纹深而红透。

一时手指交握，
低头苦想；
一时双手盘着脑后，
凝视着远方，
前程是什么？
我们默默无言，
只听到站钟，
的答地响。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你说：“XX 兄，
我们不能退啊！”

“不能退啊！”我说，
“不够正面鲜明，
我们的答案，
要更加坚决才行。”
我正视着，
一双睁大的眼睛。

“要做，”我说，
“我们要坚定：
不惜牺牲

自由和生命；
不再去珍惜，
金钱和礼申；
必要时，你我以及同道，
排队上甘文丁！”

又是一阵难忍的沉静，
这本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也只要这样罗！”
你无奈而坚决地说。

“既然决定要做，”我说，
“我就舍命陪着君子走，
走到大路尽头！”

灯光照着你我，
我跨出大门，你说，
“明儿我们要盼妻托子了！”

门外，风雨更紧了！

(1975 年独中统考举行前夕)

·伍良之·



心结

四月五日
早上十点三刻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银发碧眼
白皮肤的美国人
襁褓中
黄皮肤的你
睁大眼睛 笑得甜

我望着你
你笑得开心
那两个深深的酒窝
变了我心坎两个结
有一种悲

也有一种喜
悲的是
你走上美国人
为你安排的人生路
喜的是
你离开了
那对不能养你育你
让你长大成人的
中国父母

中国父母
已经舍弃你
美国父母
安排的一道人生路

你猜不着
我也看不到

生
不逢时
三千美金
你踏上异国的路
走向坦途
抑是

坎坷人生路

(4月5日飞向广州)

(重庆机场看见几个美国人手抱或在胸前用布带兜着黄皮肤的中国婴孩，好奇搭讪，才知道他们在孤儿院领养了这些婴孩，心里翻腾起伏，涂了几句，是为记。)

/ 王涛

百结被 (外一首)

缝过外婆轻声叹息的下午
黄昏的鸠鸟咕咕叫不住跌落海的红太阳
遮盖过膝盖的晚上夜雨打碎了芭蕉叶
缠绕一个结似乎就是心头那个隐藏的死结

穿过岁月细细的洞孔
眼睛迷蒙了远去的恐惧
贫穷的线条流布在手掌吗
牵制着幸福的门啊依然是这双手

结合成命运的阡陌陌陌
耕耘着深夜的梦，花颤抖在晨露间
那是一种希望一朵不凋的坦然
灌溉着遥远又临近的向往

我想起了你侧影的咳嗽
恳拓到底的坚持
绣出我们民族精神刻苦耐劳的线条
克勤克俭蹲身却不屈的姿态

一张薄薄的被铺盖着天涯
一个暖暖的梦梦尽海角
我捻摸边角丝丝大小不一的思念
仿佛你用断了的白发缀合最后的一块

躺下去吧明天昂起身来的巨人
思想和态度决定着你的命运
漆黑的黑夜掩埋了深深的创痛
我将醒来，我一定要醒来
并将被单曝晒在微笑的阳光下

(2003-3-26)

向青春致敬

泥足深陷我的影子挣扎爬出月之幽光
洗涤忧伤困惑像海獭
舔着黑夜的伤口寻找阳光
驱赶恐惧阴影驱逐一群鸦魔
我听到你在遥远的地方对我说
把握好青春吧，过去就不会再来

过去就不会再来，把握好青春吧
我在静寂的心房与自己对话
“谁也没有真正地失去自己”
我听见的是鸟的梦呓吗
它的影踪在哪里
我不再彷徨彷徨会将我埋藏
熄灭掉哀愁的灯天色已亮
在窗外风起的地方
鸟儿欢欣在歌唱
花儿芬芳

终于明白爱是牺牲和祝福
像空气无处不在
活在心里的人永远年青
似血滴的相思红豆萌芽
坚持成一株绿

没有什么是不会过去的
没有关系的
镣铐将在岁月的沉思中锈蚀
锁不足我钢铁的思想
青春是穹苍翱翔的大鹰
翻飞雷雨
俯瞰浩瀚汪洋
晴空白云挥手

青春过去了
过去就永远不再来
昨天的路走不回头
前面的路记得走好

(2003-3-31)

/ 田舟

(一) 乳名二题

江流的笔迹
永远那么潦草
一个乳名
写在江面
只有我认得

渡轮也认得
还将它谱成一首歌
来来往往
单调而忧郁地
唱着 唱着…
从清早唱到日落

江边有人呼唤我
那乳名
是童年漂水的
一枚石片
至今尚未沉没

(二)

不起眼的
一朵纹采
母亲刺下

以前 母亲用它
辨识我
如今 我用它
怀念母亲

(2003.3 中旬)

《燭火》文学季刊各版收费细则：

1. 商业广告

- 内页：1/4 版 RM500
- 1/2 版 RM1000
- 全版 RM2000
- 封底（彩色） RM3000

2. 贺词

- 1/4 版 RM300
- 1/2 版 RM500
- 全版 RM1000

3. 赞助

- 赞助本刊出版者，分为永久赞助人和普通赞助人两种。凡赞助 RM5000 或以上者，其姓名将每期出现在本刊版权页之上头，以示隆重。普通赞助人赞助款额不限，多多益善，姓名及其赞助款项将志入征信录。

支票请志明：《燭火》或“Semarak Publishing”

《燭火》文学季刊征求献捐表格

个人姓名：（华文）_____

（国文）_____

性别：_____

团体 / 商号：（华文）_____

（国文）_____

地址 / 通讯地址：_____

电话：_____

传真：_____

电子邮件：_____

献捐数额：_____

现款 / 支票 / 汇票号码：_____

征求人姓名：签名 / 盖章：_____

日期：_____



河与路

(外二首)

弯弯曲曲是一条路
笔笔直直也是一条路
你选择那条路啊
那条路

汹涌涌一条河
平平静静也是一条河
你选择那条河啊
那条河

路是一条河呀
河是一条路

山山水水一幅画
水水山山一幅图

红红太阳追月亮
柔柔月亮追太阳

绿绿草原白白的马
蓝蓝天空白白的云

弯弯曲曲一条路
笔笔直直路一条

汹涌涌一条河
平平静静河一条

你选那条河啊

你选那条路

路是河呀
河是路

河是路啊
路是河

秋蝉

听到你的声音
却看不到你的身影

抬头
还以为绿叶争鸣

一波波欢畅
驾浪而过…

看见的是你的歌声
悠悠的舞曲

你躲住了自己
却把心声传送

算了算了算了
那一片的秋雨

玉米园

排排列列的玉米树
都是农人的血汗
却不见
农人的踪影

千鸟飞过

农人
竟从玉米树丛中
捧着金黄笑意
耀亮了
贫落的村庄

(玉米是玉蜀黍的俗称，途经中国山东一带，玉米园广阔无边，绿油油一片，充满农村乡土的气息。)

/ 孟沙

长青之歌

——咏母校芭都华中

我怀着深深的依恋
我带着深切的祝福
我沿着旧时的道路
一路追溯
那些曾经年轻
曾经闪亮
却早已消逝的日子

许多旧时相识
——簇拥到眼前
岁月改变了人的模样
尽管一把把熟悉的声音
触动我想起从前
但是我清楚知道
一切逝去的已无法回头

我的梦里恒常出现
青山绿野
山麓下壮丽的校园
洪亮的钟声
像严父
还有翠鸟的鸣唱
像慈母
那些课堂里的弦歌
有欢笑，也有泪水
有失落，更有期许

这些风景
总在我梦里清晰如画
任时光飞逝
童颜变白发
沧海桑田
我华中巍峨如昔
娇媚风采依然

我曾经是一株幼苗
在你的庇荫底下
茁壮成长

在人生曲折的道路上
坦然面对
风雨雷电明枪暗箭
就像今天
你坦然接受
一个流浪游子的回归
像普天下母亲对孩子的爱

比起你的过去
你默默的奉献
站在维护民族教育第一线
我只有自惭形秽
个人的遭遇和感伤
何其微小得不足挂齿
我应该知道
原本生命的过程就是这样

枯黄的枝叶凋谢了
才有新的生机滋长

这么一想，我释怀了
只要一天仍活着
宁愿是一片叶子
为一棵树的长青
也要流透
即使是一丝绿意
为一桩树的事业
也要输送
那怕是微弱的力量

(写于 2001 年 10 月 4 日)

(重修于 2003 年 4 月 12 日)



1 颜龙章

旧体诗词五首

1. 追忆林老总晃昇先生

——老总为文教鞠躬尽瘁，为邦国鞠躬尽瘁；散发的光辉照耀邦国，照耀华教，他的胆识、谋略与高风亮节，令人无限景仰，无限追忆，因赋一律以示追忆与景仰的挚诚。

一友衷诚忏悔前 霜风雨雪彷徨天
事因狐鼠争劳绩 谋为獍狍洗孽愆
发动人权通世道 铺开民主绝魔渊
安邦治道兴文教 掌控机宜挥祖鞭



2. 减字木兰花

·丙子年槟城中秋雅集

惊秋阵雁，振翼南飞霞彩伴。物外天心，闲置山川鉴古今。
轻云展卷，戏水吟哦愁绪遣。无视高楼，游目烟波桂魄浮。

3. 捣练子

·庚辰年题柳阴翠鸟阁

青草地，碧云天，纷摆柳丝舞水边，绿影横波唯翠鸟，旖旎春色淡轻烟。

4. 望江南

·题荷池翠鸟图

多少梦，绿叶荷池中，翠鸟凝神倒影处，出水芙蓉美玉容，含笑傲西风。

5. 采桑子

·母牛

层层磨折团团黑，宝乳焉留？爱子遭囚，泪水绵绵肚里流。
情深舐犊老犹劲，年迈何求？丽日当头，寄望儿孙成貔貅。

〔作者简介〕

颜龙章，1925年生，笔名水沫、村铎、村夫，马来西亚公民，祖籍中国福建永春。曾任芭都华中与国安学院联办双联课程之儒学教师。著有诗集《湖畔跫音》，合著《南洲诗社诗集》、《艾兰集》、《耕》、《绿原》等等。小传已收入《中华诗人大辞典，当代卷》。

沈保耀诗三首

题天猛公拿督陈明聪自传 《我的风雨路》面世

华教是鱼公是水，董联如灶汝如薪。
一生拼搏开民智，半纪耕耘振族魂。
连玉精神春不老，晃升功绩史长存。
砂州赫赫半碑立，此册应为见证人。

注：半纪：指半世纪，五十年。

2003.3.2

台海风云忆施琅将军

台澎自古属中原，有史可稽枉费论。
地远荷夷侵利掠，祚更国姓据图存。
施侯踏浪金瓯整，邓总丧师倭虏吞。
海峡风涛常入梦，而今犹忆大将军。

注：①国姓：指郑成功，明王赐姓朱，称国姓爷。

②施侯：指施琅，因平台有功，清帝封为靖海侯。

③邓总：指邓世昌，中日战争，邓驾致远号舰与日舰交手失利，终致清割台湾给日本。2002.11.25

贺新加坡《新风诗社》创刊

《世纪》《新风》姐妹篇，狮头鱼尾卷波澜。九州四海吟哦客，逐浪追风蔚大观。
《新风》新貌忒鲜妍，恍似神州百卉园。书画诗词兼篆刻，纷然焕采耀南天。

注：鱼尾狮是星洲标帜。2002.10.20

/ 春山

代赋集 (二)

题槟榔屿韩江校友会特刊联

韩江飞燕呢喃集
校友燃灯灿烂长

(1999年3月23日)

题“桃李芬芳”马志峥学生演唱会
特刊联

桃李激林风百转
芬芳出谷鸟千鸣

(1999年4月22日)

题彭亨关丹光华小学建校
四十一周年特刊联

光华照路千山远
春雨育苗万载长

(1999年3月23日)

题霹雳育才独中
“梦幻工厂联谊会”主办
一九九九年度“热爱华教奖”
纪念特刊联

缅怀先辈披荆斩棘拓华教
激励后人继往开来创纪元

(1999年5月23日)

题99“书香传播”推展会
暨庆祝乐圣岭读书会成立
三周年纪念联

书香馥郁灵魂美
心得交流天地宽

(1999年4月17日)

题教总《教育天地》十周年纪念联

不绝春秋思教育
无垠天地探新知

(1999年6月18日)

题培南独中创校四十周年
纪念特刊联

昔日培园 秋风瑟瑟檐梁冷
而今南国 春树欣欣桃李欢

(1999年9月29日)

题福建厦门华侨博物院创办
四十周年纪念联

梯航四海华侨泪
开拓八荒伟绩彰

(1999年10月21日)

题巴生青年华小八十四周年
校庆纪念特刊联

青山不老 八四寒秋传炬火
年貌常春 几重黉宇映朝晖

(1999年11月13日)

题吉隆坡孟加拉民众华小
创校七十周年
暨新校舍落成开幕纪念特刊联

民众一心兴教育
春秋七秩展宏图

(1999年12月7日)

蝴蝶公园·彩蝶 ——参观槟城“蝴蝶公园”

我一走进园内
彩蝶就四飞相告
兴奋地说：
“有一个写儿童诗的人来了！”
然后，有几只热情的吻我的脸颊
亲我的头发
抓我的手臂
贴我的衣服……

还引领我一路观赏园内的美景
正吃着食物的彩蝶还回望我
停在花卉上的彩蝶也默看我
我隐约听见它们在问：
“我们与花相比，谁美？”

我笑说：
“你们是不长在枝上的花，
花却是长在枝上的彩蝶；
花与你们都美，
而我最欣赏的
却是你们不同款式的纹身！”

(注：槟城“蝴蝶公园”，坐落在直落巴巷(Teluk Bahang)，占地大约一公顷，内有几千只约120种的彩蝶。园中植有木槿、紫藤、宝巾、杜鹃、倒垂鸟蕉等花木，彩蝶纷飞其间，不怕游客。园内设有小桥流水，环境清雅幽美。入场(园)参观收费。

(2001年追写)

/ 景桦

寓言诗一束

一、唱不唱好

在鸡乡里
一只大雄鸡
唱了大半世纪
午夜梦回时
惊觉曲调不合时宜

鸡群代表们
纷纷聚首商议
一致裁夺新曲“宜时尚”
这可惨了
鸡儿们乱成一团
到底——
跟着唱好
不跟着唱好

二、树林子的故事

传说
在一个不一般的
树林子里
那里活着的牛羊猪狗
在风平浪静时
绝对勇于发言
譬如——
黑是黑
白是白
真的是各自精采

但总是没有例外
据说“它”是那树林子里
最具魅力的动物
就像那山头的一只雄雀
它的鸣唱
就是绝唱
你若也唱
它必灭唱
因此它喊站别的不敢坐
它说坐谁也没敢说站的

三、叫“鹰犬”的鸟

一种米养百种人
一种虫养百类鸟
那是一只麻雀
怎样看也不是鹰
同类都叫它“鹰……”
啊——

“鹰犬”
“鹰犬”
将善良鸟类，
逐个入罪
犹自命为
世上最棒的鸟！

后来觉得他老孙
虽有腾云驾雾翻筋斗
还有七十二变的本事
却只为和尚取经服务
实在乐趣不大
它惊觉人类社会一种
叫政治的动物厉害非常
有时教山河变色
有时可丰衣足食
有时却民不聊生
几乎可以主宰一切
一切……

它脑际闪过一道光亮
声音清澈传入耳里：
“政治考量下一代利益”
跟着一道黑影并发出巨响：
“政治纯为私利存在的游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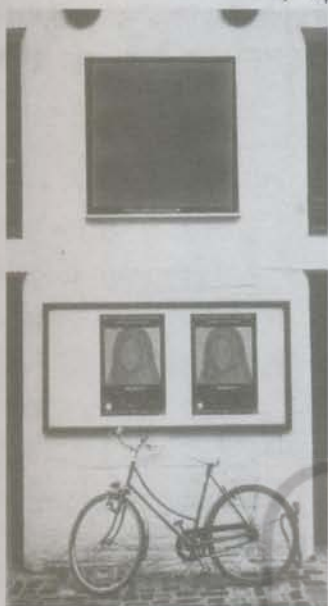
猴子正要深思
但问题大过它的本事
似已陷入困境
林子里一个晴天霹雳
把它打醒过来

(2003年1月写)

四、猴子入梦

一天一只猴子在树上睡着了
它入梦为孙行者

/ 邢诒旺



误入某乡， 不遇居民而返

败坏的景象放在远方，夕阳
使它漂亮

雅雀的尸骨飞了起来，风传送
稻谷
败坏的酒香

稻草人挥动稻草扎成的镰刀
把遍地的影子
编织成歌谣

寮舍的破门
一颗牙也没有，它们
吃力的咬著字
合唱“处处皆远方”……

(17-6-2002)

稿

约

本刊欢迎下列作品：

散文、杂文、诗歌、短篇小说（以四、五千字为宜）、微型小说（文字以不超过 1500 字为宜）、文艺评论、翻译（请附原文）等等。请勿一稿两投或抄袭。

来稿请以稿纸誊写清楚，勿两面书写（电脑打字亦可）。稿末请写中英文姓名、地址、邮区、电话、传真等，以便联络。

来稿不论刊登与否，概不退回，请自留底稿。

来稿一经刊用，将寄赠本刊，以代稿酬。

本刊有删改权，不愿意者请注明。

本刊的“**小荷才露**”专页，是为鼓励青少年从事文艺创作而设。欢迎各大大专院校、独中、国中的同学投稿（华文导师、华文学会代为组稿，推荐同学的佳作，尤为感盼）。欢迎学校或文教团体推荐其主办之青少年文艺创作赛特优作品给我们发表。也欢迎有兴趣于摄影的同学，把他的佳作惠寄。图片背面请简要说明。内容以能反映青少年生活面貌或当地风土人情者为宜。

来稿请寄：

《**烟火**》文学季刊编者收

SEMARAK PUBLISHING,

5, LORONG RAMAH,

HAPPY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又翔

念奴娇

悼念好友

1965年11月28日夜，催泪弹硝烟满布双溪古月新村，青年志士唐保光，身负鳞伤，气绝当场。37年后，一群友好，重到金保他的墓地①。我们都垂垂老矣，涌起当年唐保光英年早逝的一幕，感慨万千，谨谱词一曲，聊慰他在天之英灵。

大汉②冲霄，寒雾横，金保河水不歇。

胶林绿染沙尿芭③，英华万邦④聚结。

读书六载，饥肠辗转，无奈胶厂憋。

鸡鸣独立，牛头为民锄虐。

霹雳石破近打⑤，灵气勃勃，而今从头越。

犹忆三十七年前，泪洒硝烟古月⑥。

怒拳抗暴，群燕逐浪高，几许英烈。

歌飘云天，青山未老欢跃。

注：

① 唐保光原葬于金保(KAMPPAR)华人义山山顶斜坡上，年久雨水冲刷，山泥有崩坍之虑，得其家属同意，移葬于山下凉亭后平地，全部费用由纪念唐保光工委筹募支付。新墓落成与纪念仪式同时举行。

② 大汉，即大汉山峰，半岛中央山脉最高峰，金保市在山脉脚下。

③ 沙尿芭，锡矿开采后由矿沙和泥油堆积成的沙地。

④ 万邦刁弯新村(MEMBANG DIAWAN NEW VILLAGE)，在金保附近。

⑤ 近打，即近打谷(KINTA VALLEY)。北起珠宝，南至打巴、美罗，旁倚着中央山脉西侧连绵一大片的矿区，是当年世界最大产锡中心。群众斗争在社阵领导下在该区许多城镇爆发。

⑥ 古月，地名，即双溪古月新村(MALIM NAWAR)，距金保北方10公里，也是矿区。1965年11月28日，该地社阵举行游艺晚会，遭数百红头兵镇压，唐保光当场死于乱棍下。当年，民主几乎窒息，连室内集会也被禁之列。

2002年11月24日作

2003年6月22日最后修订

十六字令三首

龙冈①

2003年4月

(一)

山，椰浪绿涛逐南洋，乱云作，群峦舞根当②，

(二)

山，龙蟠虎跃冲霄汉，天已破，峥嵘鏖未残。

(三)

山，翻江倒海卷北南，乾坤转，龙头我大汉③

注：

① 中央山脉西侧山脚土坡，是霹雳珠宝丹那依淡新村(TANAH ITEM NEW VILLAGE)村所在地。今村民已将土坡辟为健身、休闲点，取名龙冈。

② 根当，马来文 GENDANG 音译，马来族战鼓。

③ 大汉山(GUNUNG TAHAN)，中央山脉最高峰。

加拉岸杂写

树 5 树的奇特
 在雨来成秋雨去成夏的
 一道长街
 绿荫下摆着卖报卖饮卖吃的
 若逢果园飘香的季节
 榴连肯定也在此上市
 此刻诗人带我们走过
 这条百年来
 动物走过
 人类走过
 车辆也走过的
 老街
 没有引起什么惊动
 两排旧店更裸呈
 不堪风雨的疲弱
 惟长街外不远的世界
 正展现高科技的雄姿
 最新颖的建筑却在那里
 如雨后春笋般耸立
 奇特者不仅长街
 一间学堂的名字都叫开明
 而只栽 52 株小树
 5 个吃草挤乳的园丁呵
 不忘辛勤的芟草施肥
 要学百年的雨树
 仍喝着殖民的奶水
 在长臂长出的绿叶间
 盛开着粉红色的小花
 酷似秋山家中 5 小宝
 出落得天真烂漫
 漂亮可爱得教人
 有几分心醉

我信心十足
 在开明以后
 居林的高科技
 将领他们走出这条
 疲惫的雨树老街
 面向新时代
 不管是在
 漫天风雨或是
 阳光普照的日子里
 而长街雨树的历史
 将成为加拉岸人文
 经久不衰的
 宝贵记忆……

(2003 年 2 月 23 日作)





《我们城市的工作日》组画之一

(东德) 辛柯



《拉丁美洲的土地问题》

(墨西哥) 阿·贝尔特兰

无 题

作 / 秋山
译 / 庄华兴

政治是粒汽球
可以吹大，放小
权利则是糖果
幼稚，无知
也来争夺

作者简介：

秋山，原名陈秋山，1961年出生于吉打州加拉岸（Karangan）。1984年参加写作讲习班，曾任写作讲习班同学会总干事。已出版诗集《大海与我》（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3）。

Tanpa Tajuk

Politik adalah sebiji belon
di tiup mengembang, dibiarkan mengecil
kuasa pula adalah manisan
keanak-anakan dan ketololan
pun merebut-rebut
mendapatkannya.

译者简介：

庄华兴，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学士课程讲师，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秘书。研究马华、马英和马来文学。以中文和马来文双语写作，获第二届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佳作、马来短篇小说获第七届语文厅——马来亚银行短篇小说奖。已编译出版《端倪》（1998）、《寂寞求音——Lim Swee Tin 诗选》（2000）。

“作家作品真情录”之三

第三篇：伍良之（1942——）

《烟火》从第9期开始连续刊登了我在这个题目下所写的关于已故著名作家柏莎戈及铁抗的文字，这里决定要书写的是个活着的马华文艺作家，他的笔名看来多到一时间连他自己也记不上来。笔者替他计算一下，惯用的有苍浪客、梁向亮、易冠、金睛、金针、吕焕、梁良贯、容八方、哈利玛，而最常用的应该是伍良之。他的原名梁冠中，是马来西亚公民，祖籍中国广东梅县。

我初识伍良之是在七十年代末期，到现在逾卅载，可称得上老朋友了。我一向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机缘，由相识至相交的几十年里，虽说在中间有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交往（原因是我已成为文艺逃兵），但他作为一个文人或朋友，给我的印象，始终是鲜明与深刻的。

为了让读者们更了解伍良之的人与文章，当然也考虑到要节省篇幅，允许我将某个时间里某个场合及某个事件中所观察及认识到的伍良之的为人或言行简述如

下：

（一）机缘的开始

一九七七年间，我和几位文友（孟沙、钟夏田、原上草（已故））于首都联名做召集人召开了一项会议，伍良之也是赞成在当日成立“大马华文作家协会”筹备小组的作家之一，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在一九七八年七月廿九日顺利成立了“大马华文作协”，之后，他担任过作协的发行主任、副总务、总秘书等职位，于一九九三年二月十日辞去理事及一切事务时，长达十五年，对于推动文运及作协展开的一切文艺活动，伍良之的贡献是有记录可寻的。

（二）我的附议人

当我被“火箭”党派角逐直辖区士布爹国会议席，那是一九八六年的事。由于提名表格上需要找提议人及附议人各一位，而他们必须是选区内的合格选民，我查阅过选民册后，获悉梁冠中（伍良之）及林明水

（孟沙）均为该区选民，也因时间的逼促，两日后就要提名了，如果这两名作家朋友都应承做我的提议及附议人，我将省时省事多了。难忘他们都不犹疑的一口答应，孟沙是提议人（Proposer），伍良之为附议人（Secunder），这里必须作进一步交代的是，其时的孟沙是南洋商报编辑，而伍良之是某地政府中学的教师，也即是公务人员，而我身属的政党是个反对党（或在野党），他们不考虑什么后果，就答应下来，他们的这一点勇气和义气，真令我毕生不忘。

（三）甄供事件的影响

文坛中人都知道，伍良之与甄供的交情很深，而前者也公开说过，没有后者，便可能没有今日的伍良之。因在八十年代中，伍良之的许多文章都在甄供主编的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刊登，可见甄供对他的赏识。不幸在一九九〇年间发生了“甄供事件”，甄供在极不愉快

的情况下离开了他服务了廿四年之久的报馆，它因此而改变了伍良之对某些华文报的看法，因而少看了。由于最近这两年来，我们的过从颇密，获知他看英文报比华文报还多。个中情由，颇难清理，只能说甄供事件对他的影响很大。华文作家，少看华文报，读者一定很奇怪，如果你要听，他可有一万个理由支持他那么做。他曾是英文教师，能写一手好棒的英文，我拜读过，这是少人知道的事。

（四）《燭火》的诞生

伍良之是个当机立断，说做就做的人，《燭火》的诞生便是最好的例子。

一九九八年的一个晚上，伍良之、甄供和笔者三人在何清园的一个熟食档里，大家认为在此时此地应该有一份文学刊物，甄供提议用（Semarak）《燭火》为名，大家也都说好。

接着伍良之便向有关当局申请出版准证。一切都顺利，在短时间里便获得当局的批准。社长当然是伍良之，主编由甄供担任，三个编委：杰伦、唐珉、春山。《燭火》文学季刊不久后面世，到现在已经出版了九期，第十期仍在编印中。

说做就做，伍良之的性格跟一九七七年筹组“大马

华文作家协会”时，是一贯的，虽然时间相隔了廿二年。

（五）尊敬前辈作家

从言行中看出伍良之在文坛上成名以后，对新马两地的前辈作家，尊敬有加。像方修、苗秀、韦晕、原上草、方北方等，他都有文字上的表达。记得在韦晕的追悼会上，那是一九九六年六月廿九日的晚上，伍良之把他写就的追思文稿，一字一句的读出来，在感情激动的时刻，他的声音黯哑，差点要哭出声来。那个晚上他的表现，让我对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而我更加感动的是，伍良之对方北方先生的言行。他为了替方老辩护，并驳斥文坛“妄人”的胡乱语，正如他在《方北方作品赏析》的后记中说：“几个月的业余时间，用在读方先生的著作，跟着写下我的看法，我的感想；我对方先生的著作的了解，当然还不够全面，但我想我已尽了职责。”

花几个月的时间和精力去读方老全部著作，为了支持和肯定方老在文艺创作上的成就与贡献，运笔写成一本书，还要花一笔不小的钱去将它印出来，我想在现实里，除了伍良之，还没有第二个文人会对方老那么做。

我以为伍良之这么做，当然也不完全是敬老，读者如果去读伍良之于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所写的《借钱出书的作家》，便知他对方北方先生的推崇。他说：“方北方先生能够矻矻终日在马华文艺园地上耕耘几十年，从不掉队，也从不说退休……”而他又说：他（方老）担任大马作协主席时，为了作协的事务，他放弃严格遵守作息定时的规则，他花掉的精神，时间和金钱，却是毫无怨言……这是伍良之敬重方老的主要因素。

（六）与他谈文说艺

正如我在前头说过的，这两年来我与伍良之的交往很密，我觉得与他谈文说艺也是一种乐趣。

伍良之相信写作要有天赋，却认为努力是更重要的。第一要多写，第二要多看，第三还要扩大视野。

他看的书很多，不只是中文书，英文书也看得不少，他曾在政府中学教英文，有一天心血来潮，他抖出了哥德和雨果式山盟海誓，用词造句颇为典雅，如果他老兄以英文来写作，相信也有一番成就。

为扩大视野，他喜欢出国观光，这可以从他的许多游记散文得到印证。

最爽快的就是，当谈得

兴起，他会开酒来饮，然后谈一些喜欢的，得意的事，因此得知，他除了喜欢舞文弄墨，还伸脚打拳，如碰上什么野狗野猫的人物，他还具有侠义的精神，我真担心那些不好彩的，碰上了他。

X X X X

我已写了不少关于伍良之的为人，他确实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物。他刚直，言而有信，他爱恨分明，憎恶骑墙和阴柔赢得别人的尊敬；他果断，要做就做，绝不婆妈；难得的，他更有眼力与脑力，看得出黑暗和光明，甚至于光明中的黑暗，或黑暗中的光明，分得出是非与善恶。然而反映在伍良之由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九八年来所出版的专集的文艺作品里的思想，感情及精神面貌又如何呢？

根据年代，我把伍良之过去廿二年来出版的十六部作品胪列于后：

1. 《路过文冬岭》(1976)
2. 《都门小集》(1997)
3. 《冷眼集》(1978)
4. 《冷眼集续篇》(1979)
5. 《串铃篇》(1980)
6. 《长路花雨》(1981)
7. 《飞跃的羚羊》(1982)
8. 《高冠长剑集》(1985)
9. 《飞鸿散笺》(1986)
10. 《马华新文学发展简史年表》(1988)
11. 《苍浪客文集》(1989)
12. 《一马当先》(1990)
13. 《终南捷径》(1992)
14. 《听雨客舟中》(1993)
15. 《椰涛水声》(1998)
16. 《方北方作品赏析》(1998)

这些日子来，我真的很认真去研读他的著作。特别是《长路花雨》、《冷眼集》、

《冷眼集续篇》、《飞鸿散笺》及《椰涛水声》这几部，我看了两遍以上。作为散文家，伍良之是名符其实的。

真要评析伍良之的全部作品，我觉得五万字的篇幅也还不够。我这真情录书写方式是从“一粒沙去看世界”，因此也不能写得太长，最长也不想超过五千字。

其实关于伍良之作品的评价，国内外均不乏人。国内著名的有方北方、甄供、咏河、吕晨沙、韦晕、原上草及钟夏田；国外的有方修、邵德怀、忠扬、钦鸿、今富正已、潘亚敏等。这些评家是针对伍良之的杂文作出了评价。他们都认为伍良之的杂文写得好，有很高的成就。

在这里我想抄录郭瑞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名家》一书如何评介伍良之的话：“伍良之是马华文坛的一位出色杂文家，他不仅有大量的杂文创作，而且还有较高的理论修养。伍良之的杂文和甄供一样，被方修称为“真正的杂文”——“它具有战斗性、批判性、揭露性的性质，负担着反对腐蚀事物，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与良好感情的任务。”而针对伍良之的一些游记散文，该书也给予极高的评价。它指出：“伍良之的游记写景状物，栩栩如生，使你如身临其境，目历其景，在名胜古迹的记游中，间以史料佐证，旁征博引，说古论今，引人入胜。……”它进一步说：“他的游记还有现代派文学的自由联想，象征暗示，现实与虚幻穿插等手法与传统散文的因景生情，缘情入理，情景交融的构思方法和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的手法融汇，使人一新耳目，构成了他的游记独特的神韵和艺术魅力。”

我必须承认自己并非文艺理论家或评论家，我写过一些散文，实在也很喜欢散文作品。我想起什么作家曾经说过，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我想伍良之对自己也是那么要求的。我个人觉得伍良之的《长路花雨》

很吸引我。如《台北走访锺肇政》、《与港九文艺界朋友的会晤》、《听韩牧、古苍梧谈诗》、《我们要耕耘，也要问收获》等篇章，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窥见伍良之在八十年代中，对文艺写作的热情，对文学创作的认真与投入经已达到了沸点。如果此刻要他做那样的事，我想即使愿意，也恐怕少了那份纯真的感情。

在伍良之的十六本专集里，不管是杂文或游记散文，要挑选符合“真善美”标准的作品是不难的，当然也不能否定，读者或评论者的取舍观点会有不同，如果说是最佳的作品，也就属于某个时段写作的最好篇章，这么说，最好的还没有写出来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吧？！

老实说，在近年来我看了伍良之在《烟火》和《清流》等刊物上所发表的一些游记散文，再去看《海外华文文学名家》一书中的评语，说伍良之的游记散文具有独特的神韵和艺术魅力，是一个中肯的评论了。

让我挑选伍良之于《清流》56期刊登的近作《胡志明市树木顶天立地》，来剖析作者的真情以及其作品中的“神韵”和“艺术魅力”。

《胡志明市树木顶天立地》全文只有一千七百字。分三段写成，第一段约二百字，第三段结尾约一百七十字，第二段文字长达一千三百字，这样的散文结构实属少见。

表面看它是一篇游记，作者本身是游客，其中也出现了导游。但从整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他不像一个初游者，它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熟悉，而感情那么饱满，思想那么明确，而想像力却穿透了全篇文章的环节。它是一篇描写景物、人和历史的如诗似画的散文。

作者一开始就写胡志明市中所见的树木，对比越南身材短小的男性与窈窕玲珑的女性，觉得很不相称。但当作者走入时光隧

道，想到古芝地道，傀儡政权发号施令的总统府以及战争证迹博物馆时，立刻联想到越南人民自我塑造的高大形象，俨然是高耸的树木，因顶天立地的树木，即是顶天立地的人民，这是作者的艺术表现，像一首诗也如一幅画的形象与色彩，这已令人对越南人民肃然起敬。

作者描写好几百公里长的古芝地道，它是越南人民的智慧、战略和打败入侵敌人的希望。作者这样写着：当年的战士就靠这些地道闪避敌人的追击，也靠这些地道诱杀敌人，因为地道的出口就是在敌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地点，正当敌人失魂落魄时，战士突然从土里冒出，就这样将敌人杀个措手不及……。作者接着就写到美军在越战所干下的罪行，在战争证迹博物馆，有血迹斑斑的大炮、战机、枪枝……作者在赞扬越南人民，批判侵略者之后，也发挥他那支如刺刀般杂文的笔，去讽刺和鞭挞越南傀儡政权，那是怎么的奢侈、荒淫、腐败、无能……作者又拿总统府的地道与英雄烈士所走过的地道相比：“一个是可以舒舒服服走动的现代化地道，一个是黑洞，要匍匐而行，肩负着将傀儡、将敌人驱逐的古朴地道”，它们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最后作者以历史的笔那么写道：但由于腐化无能，那自造的幻象，不过是一阵的过眼云烟，英雄的越南人民最后还是要当家作主，就像高耸的树，仰头看天，要活得直挺挺。

作者也如饱经世故的哲人那般肯定：“英雄，烈士都去了，不必哀悼，也不必招魂，他们的牺牲，换得了后世人的自由！”

这篇游记散文，在结构上前后呼应，一气呵成。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显现出作品独特的“神韵”与“艺术魅力”。

（写于2003年5月1日）

1 达赖玛拉作

阿金节译

我赞许《燭火》的努力

由大马华文作家伍良之担任社长及作家甄供负责主编《燭火》的最新出版，里头有刊登关于已故马来著名作家 Pak Sako 的文章，说真的，虽然马来社会对柏莎戈非常熟稔，但他的文章在华社仍旧是陌生的。

我在 Pentas Dunia (《世界论坛》) 报刊载的一篇小说《牛》也被译成华文刊在最新一期的《燭火》季刊里。

《燭火》负责人的这项努力，应该受到赞许，因这个做法对两族文化的交流及了解，将有很大的帮助。

我必须在此针对一些自以为是的马来作家给予无情的批评，因为他们觉得“交流”是浪费时间。

让我记起九十年代的一件事，其时有一批华文作家有计划要和本国的一些马来作家举行对话，要我召集他们。但非常遗憾的是，当我设法通知他们来开会时，一些作家都认为无这个必要，甚至表示中译巫或巫译中的做法是“浪费”时间，有者表示大多数华人都懂马来文，干嘛要做这种内部文化交流的工作。

尽管如此，那一次的会议还是依期召开。出席的人数不多，但文化交流的意义是受肯定的。我还记得那一次出席交流会的华文作家有永乐多斯，赖观福（马华前加央区州议员），杰伦（诗人及前国会议员）端木虹（黄爱民）等。我觉得这句马来谚语是很有意思的：Seekor ayam tak berkokok; takkan hari tak siang（一只公鸡不啼，难道天就不会亮）。

《燭火》的视野是扩大的，他们经常和新加坡的作家如方修及丁云等交往，还有就是中国，甚至于印度的作家交流，故交流是不该有种族及国界之分的。

马来作家似乎对马来文学作品被译成英文感到骄傲，但有多少马来文学著作被译成英文呢？真的是极有限的。要不信，试问有多少马来作家的文学著作当华社及印裔社会大多数人士对马来文学作品均不甚了了的今天，我们某些作家的作品被译成英文，又有什么自豪可言？

因此我认同我国民族或内部文化的交流，而且还必须有计划给予推动！

(节译自《世界论坛报》)

·贺中·

喜读《烟火》

大马文友赠送马华文艺季刊《烟火》一至八期，非常感激，连夜挑灯阅读。这刊物犹如知己朋友，与我促膝长谈，而且推心置腹。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诗人吴岸的诗论——《我的坚持与探索》。我向来喜爱吴岸的诗作，因为浅白易懂，而且充满爱国主义的激情。我觉得他的诗像诗仙李白的那样清丽、豪爽。吴岸主张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不断的自我更新和充实”，他不排斥现代派的某些技巧，而扬弃其“过分强调自我”，只“从某些消极与暗淡的内心世界”出发的那个“小天地”。

吴岸（原名丘立基），五十年代崛起，被杏影（杨守默）誉为“拉让江畔的诗人”，主要的诗集计有《盾上的诗篇》、《达邦树礼赞》、《我何曾睡着》、《旅者》和《榴连赋》……等。

七十年代中，他坐了十年牢，一九七八年写《人行道》：

在一亩地里
人行道太漫长
清晨
踏着它奔跑
黄昏
踩着它踱步
一月
一年
十年
竟无法抵达它的尽端，
在一亩天地里。

一九九九年七月，大马举行“吴岸作品国际研讨会”的晚会上，吴岸的兄嫂（丘立信和林秀梅）演唱他谱写的《人行道》歌曲之后，竟有二十多位当年坐过牢的难友，上台集体朗诵这首“澎湃愤激的诗篇”。

这种情况，竟引起前来出席会议的中国女作家唐玲玲心灵的震动，她想起当年献出青春在反殖的峥嵘岁月，如今他们已白发斑斑，脸上挂满皱纹。惊觉：“……这就是我日夜捕捉而难以获取的南洋精神”；“我已倾听到历史的回响。”

（同上P.62、63）

另一位中国学者孙桂春，见到此情此景，也“感动得热泪盈眶”。（同上P.

70)

吴岸另一首描写牢狱的诗——《墙》：

……我和佳人有约
约在青山
约在翠谷
约在江河湖海边

我要去
我要去

我伸手
触到的
依旧是厚而冰冷的墙！

（《达邦树礼赞》P.4）

这首诗，让人读了，最初对自由充满希望，而最后却惊诧于逆境的无情，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吴岸除了精神上的“伤痕”以外，肉体上也有损伤，少年时割去了一边肾，丹田处一道刀痕；一九九七年又患肠癌，动手术后，丹田处又增加一道伤痕。这显示了他生命的多舛；不久他的爱人许惠卿，又发现得了肺癌，真是祸不单行。但是吴岸依然乐观，对生命充满信心。据说，一九九八年六月他去北京复查，果然病情有了好转，也许这还得益于他长期坚持练郭林气功。（《烟火》第二期P.67）

吴岸的诗论说：“生活犹如乱石，诗是隐藏在乱石中的钻石。”“我总以为对诗的追求，就是对生活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类的爱的追求，对美的追求。”（《烟火》第一期P.11）

有位吴岸诗歌的读者，是位业余作曲家，名叫蓝草（蓝抱玉），自动为吴岸的诗谱曲，谱了二十多首送给了吴岸，但他为人低调，不愿与吴岸见面，说是“保持美好的想念”。原来他是一位华校教师，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退休后回到槟城，仍坚持作曲，直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槟城逝世。吴岸也写诗哀悼，题为《我们不再孤独》（《烟火》第四期P.49）

另一插曲是国际名导演蔡明亮来出席吴岸作品研讨会，还上台领着大家唱他为吴岸谱写的歌曲——《成长》，这都是马华文坛的佳话。

笔者以为，《椰颂》差不多是吴岸自身的写照，请看：

在凄风中
它不叹息
在苦雨中
它不哭泣

顶天立地
向蓝天开展绿羽
迎著狂风暴雨

它翩然起舞

根

深植在悲哀的泥土里
默默地
把大地的眼泪
酿成琼浆玉液

(《达邦树礼赞》P.10)

《烟火》的另一主要内容是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十一日在吉隆坡举行的“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内容；甄供是该会议的负责人之一，对方老作了详细的介绍，并把中、日、新、马十六位作家、学者的专论做了预告。

方修今年已八十二高龄，半个世纪来，他为马华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总共出版了六十多部著作，如董总主席郭全强在致开幕词说的：“方修先生为文学事业付出无数宝贵的时间和心血，令人敬佩。”

以耄耋之年，方老近年还在编《战后马华文学》其余部分，可见他是“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

方老不为名、不为利，他对记者说，他编写文学史“主要是出于时代的使命感。”他对记者张曦娜说：“我认识了不少战前及战后初期的作者，我和这群作者有很深的感情，他们的作品反对不义战争、反对殖民统治，为时代留下证言：他们之中有些人的个人际遇很不幸，有些则被英政府驱逐出境。编纂这两套大系，对我来说，也有怀旧与纪念的意义。”

欧清池博士说：“先进的史学思想是方修研究文学见解突出的根源，史料的全面掌握是方修立论的依据，治学方法的灵活运用是凸显文学发展特点的手法。”（《烟火》第六期P.16）

可是方老续编“战后马华文学大系”，经历了二十三年，却找不到出版门路，曾找了六家，其中有的原已约定，却临阵退缩；后来获得“创新基金”的合作，才得以实现。这可见新马华文文学处境的艰难了！

“创新基金”会主席林祥雄说：“合作出版这套文学大系，是有感方修始终不变的道德文章，和对过去默默耕耘的作家表示敬意。”（《烟火》第五期P.17）

但方老也碰到某些别有居心者，多次出来造谣、诽谤、肆意打击。方老敢于正视，并予以还击。这些文章，多数收集在《池鱼集》、《看龙集》、《新马文学史丛谈》、《马华文学史百题》和《重楼小诗》的部分诗篇里。

我们都要学习方修的使命感和对文学事业的真诚。笔者对于《烟火》中的“作家创作自述”很感兴趣，其中如小说家丁云的《长篇的诞生》（《赤道惊蛰》三部曲写作点滴），精彩有如短篇小说，很动人。丁云出身农民，当过苦工，一度生活困顿，其经历类似高尔基。当年他参加“马大华文学会”的文艺创作比赛，虽然落选，却有幸遇见好人，有位Yong鼓励他继续努力，并交上朋友，此后定期寄马大的刊物如《学习》、《大学文艺》等来给他。Yong在来信中强调“应该为社会而文艺，揭露黑暗，站在人民一边”。后来，Yong却在一次逮捕行动中失踪了，但丁云没有忘记他的教诲和鼓励，坚持写作。一九八一年，丁云又得到诗人吴岸的帮助，当他的写作导师，接著又认识了一些写作界的朋友，互相切磋。他从友人中听说Yong在拘留营内，因精神崩溃，自杀身亡了。

此后，Yong的悲惨遭遇一直萦绕在丁云的脑海，于是酿成了这个长篇。（《烟火》第八期P.30-34）

马华文艺界扶掖后进的事例，几乎成为优良传统，笔者所知，战后初期马华老作家金枝芒在编文艺副刊时，连不能发表的稿件，都一一给予修改，然后退还作者，并告诉他该文的缺点所在，使习作者得

益不浅；杏影、方修在当文艺刊物的编辑时，也都是这样，近年来我们看到吴岸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序秋山的《海浪的掌声》），继续发扬这种精神。

《燭火》辟有“小荷才露”园地，培养写作新人，编辑们都给这些新秀的作品写评语，尤其是甄供、春山，真是做到了孜孜不倦的程度，令人感到马华文学的将来，是大有希望的！

另一位资深的作家驼铃，也写了《我的出身与文学道路》，身为华校教师，他具有书生气，在负责“作协”工作时，只想平实工作，没想到却遭到别有居心者的算计，不禁叹息社会上人心的险恶。但他在从事写作过程中，也遇到好人，如杏影、李向（张道昉）等作家的热心帮助。驼铃也在七十年代中被捕入狱，在牢内学习马来文，并从事翻译工作（译了马来作家莎农阿默的《红尘》、《余烬》等。他还出版了诗集《吉打的人家》、长篇小说《沙哑的红树林》、中篇《硝烟散尽时》……驼铃也是文艺刊物《清流》的编辑之一。据说，他当责任编辑时，连改动的一个词，都要想方设法与作家商量，可见他工作态度的严谨。

《燭火》经常撰稿的甄供、伍良之、爱薇、风沙雁、春山……等，都是笔者所尊敬的作家。

中国同行赞誉：“马华作家们是一个团结向上的群体，他们不仅能互相帮助、切磋和鼓励，还不遗余力地到中国寻求母邦文化的滋养。”“他们不断向友族学习。这不仅加深了马来西亚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也使中国读者直观地感受到以乌斯曼·阿旺为代表的马来西亚各族文学作品的优长。”（《燭火》第五期P.56）

乌斯曼·阿旺也说：“我国的多民族就像大花园中的五颜六色的各种花草树林，都是国家的财富，不是国家的负担。”（《燭火》第七期P.43）

吴岸在追悼乌斯曼·阿旺的诗中说：

你的微笑

没有玄机

只鼓励着有良知的诗人

继续战斗！

（《燭火》第七期P.45）

去年《燭火》和《清流》的编辑，还举行了交流会，真是可喜可贺！

《燭火》第三期，春山介绍大马华教卫士——林连玉的诗：“横挥铁腕披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和介绍林老的事迹，令人想起鲁迅的铮铮风骨和那著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强韧精神，可喜的是马华作家也具有这种传统精神，并且一脉相承。

谨此，向马华作家致敬！

日本著名的马华文学研究者 今富正已教授来信

伍良之先生：

您好。接奉贵函和第十期《烟火》，感谢之至了。本期是米军特辑，这对于马华作家说来，理论上与感情上都有深刻意义的一期。前一期也看到您的《战癌记与米军》一篇，使我知道米军曾经战胜癌症的历史，再加深我对这位诗人的亲切感情。

一位曾在马来亚华侨文坛上活跃的诗人们，一度回到故国，在那里又经验历史的演变，亲身体验大时代的风险，年老之后重访旧地马来亚。这个旧地已不是英属马来亚而是独立的马来西亚，欢迎他，奉陪他旧地重游的人们虽都操汉语，但这些年青一代的人们不是华侨而是华人。

我读到米军的遭遇，未免感到历史的残酷与恩情。通过相片上米军那和蔼可亲的形影，我不得不联想中国现代史的风暴。他克服了一切，战胜了阻力，毅然耸立于文学世界，果然在今天重踏故地，与旧雨重逢。我由衷祝贺米军胜利归来。米军和小木教授的情谊是大家都知道的，相信小木教授也很高兴地翻阅这期的《烟火》。

我有一个外甥女，过去在曼谷、新加坡工作，据说他们夫妻奉命要调到贵地去。他们夫妻会说英语，外甥女本身在新加坡大学华语中心学了一点华语，我劝了她继续学习华语，同时还劝她还学习马来文。我劝她们到贵地之后，要拜访您，多多领教，妥善地解决学习问题。恳请届时予以帮助为荷。

今年日本气候反常，气温不高，下雨较多。日本经济也萧条，通货紧缩，失业人口的比例高，但是对靠年金过日子的人来说，物价降低还是无好处。但整个地说，民不聊生，犯罪的发生率渐渐增多等，都是未曾见过的尴尬的现象。

这种情况正表现着日本社会各方面活力的降低，譬如说日本警察对犯罪的破案率越来越低的现实，象征国家机器性能的衰退。不过这在近几十年的历史中也有的事情，昏迷也不会永远昏迷下去，我相信日本的经济重病总是能治的。至于我本人现在仍属于“日中对照言语学会”会员并担任顾问团代表。这里顺便送上本月一日举行的大会节目表，以供参考。除此以外，我还加入几个学会，但不写东西了。

炜颖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老夫妻时常谈起她。因为我们住址离她就读的学校很近。

未了，我特地请您替我们向尊夫人问候。
专此拜谢 恭颂
文安

今富正已
2003年6月16日

(编者按：今富正已教授是日本著名的马华文学研究者。八十年代前后，他在国内外广泛地介绍马华文学，为马华文学作了许多传讯的工作，其关爱马华文学的热诚，令人感佩。)

新加坡 / 风沙雁

秉承现实主义精神 吸取现代主义表现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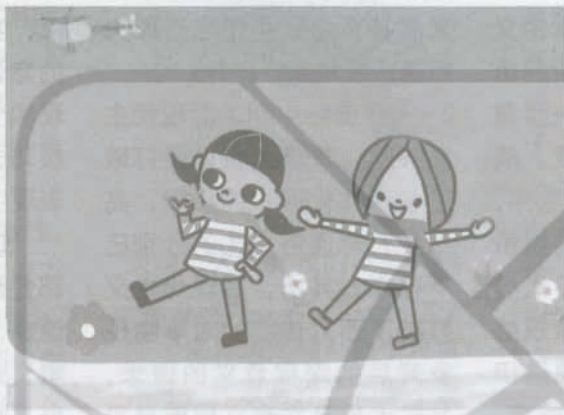
——新马华文文学工作者应从困境中找生路

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那就是中国文学只有明显的文体演进史而没有清晰的文学思潮发展脉络，而西方文学则是文学思潮运动非常蓬勃，发展轨迹十分清楚。

在中世纪，欧洲只有宗教文学、英雄史诗与骑士传奇。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抬头，文学强调面向世俗、面向现实，自此文学才走向人间，薄伽丘的《十日谈》即充满人间气息。

到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古典主义兴起，它是第一个充分自觉的文艺思潮，强调崇尚理性，认为理性是知识的真正来源。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浪漫主义代替了古典主义，成为欧洲的文艺思潮。作为一种思潮，浪漫主义不仅是文学范畴的，它也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以及民族自觉、解放运动在文学上



的反应。当时的文化界的主流思想是否定旧传统、旧制度，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的解放。在哲学方面，浪漫主义受到德国古典哲学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进入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在欧洲进一步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现实社会中的黑暗面与丑陋面目渐明显，这些现象粉碎了曾令人们向往的美好的乌托邦理想，人们怀疑、厌恶、批判社会的黑暗面。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直接催生了实证主义哲学，这种哲学主张对对象作客观考察、描述，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因而在此时期萌芽发展。

到了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继续发展，逐步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哲学方面，法国哲学家孔德强调，科学的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或事物间的一般关系，只需问事实、现象是怎么

样的，而不需问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放弃对现象背后原因的探索，而只考察现象表面的所谓实证精神，正是以左拉为主要理论家和作家的自然主义兴起的理论依据。自然主义在创作上既排斥了浪漫主义对夸张、想像、情感的重视，也扬弃了现实主义强调典型化的创作方法，而只追求纯粹的客观描写。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现代主义之一派系的象征主义兴起，它逐渐发展、演化为后期象征主义，并从诗歌进入戏剧等领域。

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开始，象征派诗人发展了“对应说”，他们相信在人的

内心世界和宇宙万物之间有着某种隐秘的对应关系，诗人应发挥想像力，组合种种作为内心情思对应物的事物，以之来暗示人的种种复杂微妙的感情与感受。此主张导致对想像的高度重视，使文学趋向主观化。象征主义是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的反叛。

20 世纪初叶，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致爆发世界大战。战争无情地摧毁了文明与秩序，粉碎了人们的理想，传统价值观崩溃了。尼采对于人类文明的危机感和悲剧意识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类内在的晦暗面，现代派文学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迅速扩展起来，意识流、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派系纷纷涌现。悲观情调和异化色彩在作品中聚集，与此俱来的是目睹深刻危机又痛感无可救药的迷惘、绝望、愤激，反传统成为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主要特征，在思想观念上，悲观主义代替了乐观主义，对人类社会和未来失去了自信。伴随着这种怀疑主义潮流的就是信仰的失落，许多现代派作家不再具备上一代人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那种企求改良社会的热望，他们在写照变态社会，变态人生的

同时，也在作品中透露出无可奈何的精神创伤。

在艺术观念上，现代主义显示出全异的审美观念，从根本上背离了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古典艺术传统，摹仿说完全被抛弃了，他们主张艺术想像创造客体而不是在客体中寄寓主观情思。有些激进的反传统派，如未来主义者甚至主张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抛开。

20 世纪中期，后现代主义兴起，其最大特点是打破了各种文化形式的界限，高雅文艺与通俗文艺的分别已不存在。其次，后现代主义打破了西方传统的对事物现象背后的深度意义的追求，其艺术作品在意义层面是平面化的，因此丧失了历史意识，只关注现在，而对过去和未来无动于衷。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之中最突出体现了新观念的特征是文本的拼贴、异置。例如约瑟夫·海勒的小说，就是由缺乏关联的片断组成的，即使抽去其中的 100 页，对全书的效果也无影响。

由欧美文学主义思潮的演进史看来，西方文学的发展是与文艺潮流息息相关的，我们以西方的文学思潮来描述新马或中国文学发展史恰当吗？其次，新马经济是否已像西方那样发达，我们的资本主义已发展成熟了吗？

我们的社会是否已出现了西方社会那样的危机？

新马社会有其本身的特殊问题，这些问题才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在探讨与通过文学作品反映我们的社会问题时，我主张以现实主义精神正视我们周遭的事物，以悲天悯人的胸襟关怀我们周围人与事，在表现手法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现代派中的意识流、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等的技巧，来深化现实主义文学表现手法。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是西方一些作家或文艺理论家，在目睹社会的深刻危机又痛感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所采用的文学创作手法或提出的文学主张，他们那种悲观厌世，对人类失去信心的心态是情有可原的，但却又是我们所应该扬弃的。在新马华文文学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边缘化的当前形势下，我们的心态如果也和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作家一样苍凉悲观，那新马华文文学就会走上绝路。另一方面，许多重大的、深具时代意义的题材也就无法得到正确的挖掘与表现出来。迷信或一知半解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的内涵的作家学人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丁云·

选择你“最舒服的方式”

诗人杰伦在他的“作家作品真情录”中提到我。

能与真性情、感性理性兼备的诗人谈文学，是件美事。他提到我对他说了一些“鼓励性”意见。实感惭愧，我只是个爱发牢骚、喋喋不休的人，没学历、没理论、没涵养、没创见。在路旁咖啡店喝了点啤酒，胡诌什么“用你认为最舒服的方式”去写你的小说，充其量只属个人的写作经验，谈不上是真知灼见。

这里，想进一步挖掘深去谈一谈。

作家写作，以前都强调怎么苦练，怎么呕心沥血。曹雪芹写《红楼梦》，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钟理和被形容为“倒在血泊中的笔耕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癫痫症长期折磨，他写作不见得是件“轻松自在”的事吧？鲁迅目睹中国人麻木不仁，愤然掷下见习医生的“听筒”，而拿起毛笔，“投枪匕首”与恶势力对抗，誓要疗治民族的



灵魂！大概寻找的不是一种“最舒服的方式”吧？

果真如此吗？换个角度阐述，作家写作，如果不是真正“乐在其中”，有些讯息想传达，有些思想领悟想与人分享，有些悲愤要宣泄，他何必自找麻烦？不会翘起脚来喝啤酒？在沙滩晒太阳？上云顶拉拉老虎机？唱唱卡拉OK？或上网ICQ？呕心沥血，“一把辛酸泪”，是否是作家们的夸张语境？我以为，写作嘛，不论你眼高手低还是眼低手也低，总要一个字一个字，从头到尾，把它完成。偷懒不得。然而，什么是所谓“最舒服的方式”呢？优雅的咖啡厅？一本最好的稿纸加一支墨水流畅的原子笔？还是一架性能最好的手提电脑加最快速的五笔输入法？

当然，伸手可及处，有一杯冰冻的啤酒或咖啡是最理想的。当然，有张舒适的椅子，不会令你损伤脊椎骨是必备的。当然，耳边不要有杂音干扰，包括打桩、拖地、老婆唠叨、婴儿啼哭、电话铃声等；最好能播放陶冶性情的轻音乐。

喔喔…上述全数胡扯！

什么是“最舒服的方式”呢？你看过织布鸟筑巢吗？看过土拨鼠挖洞吗？看过非洲的甲虫，是怎么把大象的粪便捏堆成球状，滚动着回家当囤粮吗？这其实都是它们的浑然天成的“最舒服的方式”！记得海明威吗？他的著名“冰山理论”提到：“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你会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就像冰山在大海移动是很庄严雄伟的，这是因为它只有八份一露在水面上啊。”海明威做过战地记者，被炮弹击中，伤痕累累。且有斗牛、渔夫、狩猎、拳师、追逐酒色的经验。闻说，他写作，是用单脚站立的，因

为单脚站立，很快脚便会酸麻。他唯有强迫自己，尽量用简约、精到、内含讯息量很高的笔触，来叙写他的小说。他如钢笔线条的朴质风格，完全抽掉多余的“环境描写”与周边人物的枝枝节节，勾勒出一个老人、一艘小船、一条大鱼的《老人与海》，便是“冰山理论”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好例子——对于海明威来说，这就是他选择的“最舒适的方式”。

再说奈波尔。提到奈波尔，很难“绕过”他夺得诺贝尔文学奖之作：《大河湾》。评论者认为，长篇小说《大河湾》是后殖民文学的经典！小说描写一群彷徨的人在战乱中寻访自我的过程。他们惶惑、颠沛流离，不知所措地的流徙奔走，犹如一路漂流，一路播种繁殖的洋水仙，在漂流中撒下希望的种籽，也在战祸中遭受可怕的挫伤与毁灭。《大河湾》的背景设定在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大陆沿岸。当时殖民统治者刚刚撤走，时局混乱中，粗暴的政治、动荡不安的民生、被扭曲的民族斗争、残破的自然资源、种族纷争、杀戮等等……读者可能会惊诧于奈波尔的大手笔，以及对非洲后殖民时期的了解。

但莫忘记，在1962

年，奈波尔已展开他对后殖民时代“新兴的国家”进行一系列的报导与研究。他以游记的形式，便走便写，足迹遍布了西印度群岛与南非洲的英、法、荷殖民地，进行考察。自传体小说《黄金国的传奇》、《身在自由邦》等，已探索了英国侨民在战乱频频的非洲国家的遭遇。完成了1978年的“大河湾”，毋宁是他后殖民的经验总结，并且找到了他认为的“最舒服的方式”叙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为什么说是最舒服的方式呢？他运用了娴熟的第一人称，书中的我——沙林，毋宁是他的投影。在书中，他能够以冷澈的视点，探索后殖民时代的人心荒原、疏离、欲望、权利等命题。

突然想到……马来亚的独立、黑区时代、马共骚乱、殖民者余留下的种族分化因子，弱势族群与既得利益者的矛盾，自然资源的分配不均等等。跟奈波尔刻划的“后殖民”社会的面貌，如斯惊人地相似！我无意跟奈波尔比肩，而且是在我的《赤道惊蜥》三部曲完成后，才有机会阅读“大河湾”。

写长篇，什么是我自认为“最舒服的方式”呢？

这恐怕与我的“职业本能”，或曰“职业病”有关！任职电视台，长期搞剧本、

开会“度桥”，还得大量地观看世界各国的经典电影作品。长期的职业训练，自然地对影像语言、镜头、符号、色彩、节奏等电影美学的触觉异常敏锐。当我要经营篇幅长、宏伟、时间跨度大的长篇，在设计人物以及描写震撼性场面，必然借助了电影美学的技巧。或魔幻、或现场感、或色彩感、或象征、或拿捏节奏；描写及人性的扭曲、杀戮、谎言，连爱情也刻铭得惨烈无比。蒙太奇交替剪接，更在作品中时常运用，可说是耽溺成癖了。

杰伦原是诗人，他擅长朴质、灵动、感性的书写。

他的乡土经验，他的从政生涯，熬炼出一身“铜皮铁骨”；他对生活直接的参透力与透视力，绝不逊色于任何一位现实主义诗人！难得的是，他在政治界五颜六色的晕染下，仍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保有热诚、朴质与真诚，保有对文学的浪漫情怀。如果他要叙写长篇，以他“最舒服的方式”，应该不是效法海明威的单脚站立，也不是奈波尔的后殖民经验；而是效法“天掉水”鸟儿般，“飞得快，叫声清亮而悠远”，总在胶林出没，在雷声滚动，雨天将至前，给胶工带来讯号啊。

11.4.2003 稿于新加坡

读丁云兄的“长篇的诞生”——《赤道惊蛰》三部曲写作点滴。

丁云兄说：著名杂文家伍良之兄突然感慨，言及搞文学与“天赋有关”；然而丁兄却感觉愈来愈来“宿命”，也相信“奇迹”，最后他说一切都是命定的。

丁云的话，引起了我的心思和感触。认识丁云，是从他的作品开始，那时，读的是《看山岁月》，他写出许多劳动人们的辛酸，这些作品容易引起我的共鸣，因为，我是只受过三年夜校的穷工人，而丁云也是一个工人，所以，我对他产生一股敬佩之心；我喜欢文学，就因为贫苦，心头有着太多的不平。那个年代，工人写作的不多，和我有联络的有徐南方（听说已故）、邓亮（现已年迈），其他还有一些工人写作人似乎都已封笔。

我已经记不起，不知在怎么情况之下，联络上丁云，之后，都一直有书信互相来往，直到他结婚后移居星加坡，我们就很少联络了，也很少读到他的作品。

近日又读到他不少的作品，我深深感受到，丁云写长篇的小说《赤道惊蛰》，不是天赋，不是奇迹，更不是命定，那是因缘的造就。人的一生，就是因这样，才有那样的缘故。若不是因为丁云出生贫穷，他无法写出这样的作品，不是YONG的助缘，他也无法内心有着这一分的激情。

丁云一出世后，就有了一条生命，这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也是无常的变化；有这个因，就会产生那个缘，有了那个缘，就会促成那因，因因缘缘，缘缘因因，就是人的一生呵！这就是缘生缘灭无时尽。

在生命的因缘当中，也要有许多的助缘，丁云的助缘，更多是他身边的人，他们有YONG、李锦宗、吴岸、甄供、荣盛、杨丹、驼铃、秋山、妻萍秀、萍秀堂姐，他们的各种因缘，造就了丁云更大的因缘，写出了36万言的长篇小说《赤道惊蛰》。

人人常说：一切都是命运，然而，命运命运，命是可以运的，运就是可转，人也常说：转转运吧！当然，转运不是交给神明去转，而是你自己去转。我们不是不知道，中国苦难的命运，都被毛泽东翻天覆地的转过来，这就是说明，命可以运，当年就叫革命运动。

丁云是出生于贫穷家庭，只有小学毕业，他却把命转了，转成了一个小说家的命，转了马华文坛的运，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命。丁云说命定，但丁云却可以来定命，正所谓：“福由己求，命由己定”。只要把握因缘，造就因缘，生命就会发出光亮！照耀人间！

一切都在因缘

一章钦



另一种“亏本生意” ——诗人身份的林晃昇

/ 甄供

八十年代林晃昇接受记者专访，谈到他领导董总，把所有的时间及全副精神都投入争取华教生存与发展的工作上，自己的生意交给别人处理，因此他的生意便越做越缩小，但他没有懊悔，反而感到快乐。他说：“虽然这是亏本生意，不过我已经把这种亏本生意当作是我的事业。我将干下去，以成绩证明这亏本生意会出现惊人的成就。”壮哉斯言！

事实证明，他领导下的华教运动，就是“以成绩证明这亏本生意会出现惊人的成就”。

如果以“赚钱的生意”来考量，集诗人、矿家、华教运动领导者于一身的林晃昇，只有做矿家时才算得做赚钱的生意。领导华教运动，正如他所说的是一种“亏本生意”；从事文艺工作呢？他没有提及，但揆诸事实，它不也是另一种“亏本生意”么？因为在马华文坛上从来没有人靠卖文为生可以成为富豪的。

林晃昇这另一种“亏本生意”，即从事文艺工作，也是做得非常出色，他“以成绩证明这亏本生意会出现惊人的成就”，因为他把它“当作是我的事业”，是他的积极的理

想的追求。

一、

林晃昇以诗人的身份出现于文坛，那是1937年至1941年期间，他以“野火”为笔名，向报章投稿，发表诗作。那时他是一名中学生，年纪大约十五、六岁。他的作品刊出之后，引起当时的小说作家兼文艺评论工作者老蕾的好评、文艺编辑李蕴朗的赞赏，以及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史家的方修的重视。文学界前辈如郁达夫、王任叔、胡愈之等位也给他以深切的关爱，



林晃昇与李万千

向他邀约投稿。

除了向报章投稿之外，林晃昇曾与同学组织“澎湃诗社”，研究文艺，借马华日报《前哨》副刊的版位出版过多期的诗歌专号。后来他与热爱文艺的同学出资创办《中马文艺月刊》。当时英殖民政府统治下，文禁森严，出版刊物受到很大压力，几经波折，该刊的创刊号才被允许出版。但很多文稿被抽掉，超过一半的版位是“开天窗”。这份文艺期刊的寿命很短，只出版六期便停刊了。

目前，为人们所熟悉的野火诗篇，有《快枪八条》、《夜曲》、《沙漠夜歌》及《桥下的一群》等等，其中以《夜曲》和《桥下的一群》，常为各种选本所选录。那么，它们反映了什么现象呢？

《夜曲》描写当地救亡活动退潮时期的景况。那时，抗日活动被压制，没有了“更激越的歌声 / 更动人的宣传”，于是“巴生河呀 / ……忧郁的歌唱”。在“天空奇怪而高 / 星星鬼眈着眼”的夜幕下，各种沉渣的泛起，但却有一只“旷野中的鸟”，用“沙哑了的歌声 / 撕破那黑夜的翅膀”，呼唤着巴生河“如黄河 / 如伏尔加河”的“奔腾”和“咆哮”。《桥下的一群》，描写难民流浪的生活，桥下的河

岸是他们的栖宿地；社会的冷漠，闹市的人们的鄙视，使他们“过着忧悒的日子”。诗人关心弱势族群的命运，给以真挚的人文情怀。

感谢方修辛勤的“文事钩沉”，是他的不断发掘，使我们得以了解作为诗人的林晃昇的行迹：

·六十年代，方修在其《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中，以野火的《桥下的一群》进行评论，指出：“野火，当时一位突出的新进作者，1939年间崛起于诗坛，经常出现于《狮声》、《前哨》，及吉隆坡新国民日报的《文艺》副刊，所写多属一些较长的叙事诗，旋律舒徐，铺叙细致，获得好评。”

·七十年代，方修在《老蕾作品选·前言》里，深情地回顾救亡运动兴起前后马华文艺界的状况，勾勒了包括野火在内的吉隆坡地区文艺界生力军英姿飒爽的身影、他们的“峥嵘愉快的岁月”，以及他与这些年轻诗人时相过从的经历：

“……一直到救亡运动兴起前后，特别是1937年中至1941年底这一段期间，吉隆坡地区才再度出现了比较壮盛的文艺行列。

“这原因，想来有以下三点。一、当时正是中华民族轰轰烈烈的抗战时期，马华救亡热潮刺激了文学运动的高涨。二、这时期吉隆坡

有两家报章——马华日报（1937）和新国民日报（1941）先后创刊，它们的副刊《前哨》和《文艺》，分别成了该地文坛的主柱。三、大批青年写作者在这时期陆续涌现，成为该地文艺界的生力军。

“这批青年写作者，大多数是诗人，如椰青、西玲、清才、吴冰、蓬青、绿蒂、天炮、抗生、野火、三便……等都是；也有写小说或散文的，如荒洲、昊然、克浪、流电……等。老蕾亦是其中的一个，他以小说创作和文艺论文有名于时。

“……老蕾不喜欢写诗，但他负起诗论诗评的工作，对澎湃社诗歌专页的作品写批评、提意见。

“我和这一批青年写作者的接触，是迟至1941年初才开始的。当时他们一般是二十岁上下至二十七八岁的年纪；有的已在社会上做事多年，有的却还是同学年少，风华正茂，过着富有诗意的生活。但不论是职业青年也好，学生作家也好，大家却似乎有个共同点，就是日子都不象战后的那么迫切；工余课外，周末假日，许多人还时常能够在一块儿摆龙门阵，谈文艺、谈爱情、谈理想，舒散一下劳作后的倦意或当时的政治局势带来的悒闷。……”

·八十年代，方修在

《马华文学作品选 3. 诗集 (1919—1942)》，选录野火的《夜曲》及《桥下的一群》，正式披露野火的身份：“野火，即今之马来西亚华校董总主席林晃昇。当时他是一位新进的年轻的诗人，所作多属篇幅稍长的叙事诗，旋律舒徐，描写细致，为马华抗战文艺后期带来新的诗风，也颇能代表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的水平。”

对于野火作品的特点，方修写道：“野火的崛起，标志着马华新诗的发展，在形式上晋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仿如宋词的出现慢调。在野火以前，马华诗人学习臧克家或何其芳的风格，都有学得相当肖似的；但学习艾青者则似乎是到了野火这个时候才说得上得其神髓。这里选录的两首——《夜曲》与《桥下的一群》，写法看来好像有点散文化，但如果仔细吟诵，却会觉得它们——特别是后一首，另有回荡的韵味，以及一种结构上的美。”

方修在他的文学史编著里，对于野火及其作品的评介，是根据他订下的两个标准（或是其中的一个）进行衡量的，即：“其一是要求作品能够反映作者所处的文学历史时期的重要现实，或者内容上多少具有本时期的时代特征。其二是要求作品

能够体现作者所处时代的先进思想。”读者只要细心阅读本文的引录，就会知道方修对野火作品的评价，是符合他所订下的标准的。

至于野火的真实身份，在八十年代之前，方修在其史著里，没有向读者透露，而是把野火列为“生平不详”。这是方修先生对待史料处理的一种方式，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把被淹没在旧纸堆里数十年的优作品介绍出来，丰富本地文学遗产，俾益后人，而关于作家的琐碎的讯息、情报，于我是可有可无的。”

为什么要迟至八十年代才正式披露野火的身份呢？我想原因可能有二：一、林晃昇向诗坛告别已久，那时他是华教运动的领导者，从事着与文艺工作同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业，理应给以肯定。二、《马华文学作品选》这套丛书，是方修先生为董总而进行编选的；集中选录了野火的作品，而野火就是当时担任董总主席的林晃昇年轻时代所用的笔名，给以披露，是情理中的事。

不料方修这两段评介野火及其作品的文字，在九十年代却遭到新讨伐军肚里空之流的攻击，漫骂、造谣、诬蔑、歪曲历史……，无所不用其极。方修沉着应战，奋起痛击，揭露了妖孽的嘴

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此处略表，不再赘述。读者倘有兴趣，请读方修著《马华文学史百题》。

二、

战后初期，林晃昇虽然有若干诗作发表，但只维持一个短暂时期。不久，他因家计问题，只好停学，把心爱的文学搁置一旁，协助父亲料理矿场事务。到了七十年代以后，他事业有成，深感到“对社会作出贡献，生命才有意义”。于是他参与华教工作，担任董总主席，成为华教运动的领导人、社会工作者了。

按常理，林晃昇的诗人身份，在这当儿该是淡出或消失才对。可是，如果我们研读他执笔书写的文告，或带有叙事性的篇章，就会发觉他喜欢引诗比拟、拈连，代替枯燥的议说；又或者通篇蕴含着诗质的语言，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向你倾吐他心中的炽热。

譬如他在七十年代期间为《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成立纪念特刊》而撰写的、以《严峻的挑战》为题的献词，开篇引说别人所提出的当时文坛陷于低潮的种种原因，他只略作点评，就引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的诗，写他想起历史、鲁迅及“许多一生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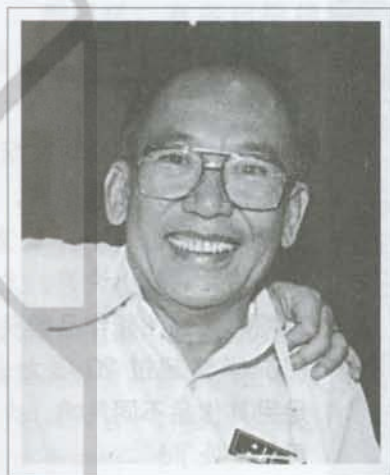
耕耘于文坛的农夫”，以暗示、隐喻等手法，引导作家们对特定的历史境遇的联想和沉思，然后指出：文学只有负起时代的使命，它才能克服一切阻力，朝向蓬勃发展的道路迈进。

再如八十年代他为沈老祝寿，写了《从沈慕羽先生七十华诞说起》，文中写到与沈老并肩作战时，突然纵笔一挫，记叙 1983 年的某一天，应邀到教育部与陈忠鸿副部长会谈，后者告诉他：林连玉、沈慕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巴生河的逝水，一去不复回。这时，历史和现实，华教所处的客观境遇，使林晃晃有苦难痛感，他纵目联邦教育部的窗外，望着底下的巴生河：流水、年华似水、水面飘流的浮木和枯枝、昨天、今天……。他浮想连翩，写下了这富有诗意哲思的文句：

“时间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真理像黄金一样，是不会因时间而被腐蚀的，假如还有正义，历史将会重演，假如还有情感，河水也将会倒流。”

也许有人会问：林晃晃既是诗人又是华教运动领导者，面对严峻的现实挑战时，这两种身份会不会产生矛盾呢？依我看来，是不会产生矛盾的，它们是相互依存，可以并行不悖的。林晃晃的一生，令人由衷赞叹的，不仅仅是他的诗篇，而是他对社会和人类的壮丽事业的赤胆忠诚、对邪恶的蔑视和抗争，以及顽强的理想追求等等所熔铸而成的诗情。是以诗人身份出也好，或者以华教运动领导者的身份出现也好，林晃晃的言行都蕴含着这种炽热的诗情！

(2003 年 2 月稿于万挠 C.H.) □



马来西亚董总署理主席叶新田



柏一著

《孤之行》序

柏一是我马华文坛的著名作家，作品既丰富，体裁又多样化，计有散文，长、中、短篇小说等，尤其难能可贵的，其作品曾获乡团文学奖超过 20 项之多，足见其作品不同凡响，大有可读之处了！

此次，《孤之行》集子里的作品，虽然都是小品文，但都能述之有情，言之有物，把哲理寓于生活细节中，发人深省，引入深思，富有启发，教育作用，价值尤高。

请细读其中三篇作品，即可领略其深含之美意。

《笼中鸟》影射自甘于主人的小恩小惠者，虽已失去自由独立，性灵扭曲，仍然高昂姿傲，可悲！可叹！

《石与蟹》强调自由性，同存于天地间，并坚信本着

良知做事，心安则理得！

《小聪明》应进化为“睿智”，而求“智”的过程虽艰巨，总该去尝试，以求有所“获”。

目前，在这崇尚物质、功利主义盛行之下，马华文坛颇为沉静，文艺作品的出版日趋式微。一般人都日夜忙着向钱看，反映出不重视人文精神。年青一代沉浸于电视、网络等休闲活动，鲜少涉猎文艺来“充电”；而上年纪者，纵然生活方式不会多样化，却由于爱好轻松的卡拉 OK，也少读文艺了，以致文艺市场愈来愈小！

然而，事实上，文艺作品对陶冶人性和促进社会人文，都能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 20 世纪初期中国在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

期间，文艺都能发挥着高度启蒙、教育功能。如今虽然人文都向“经济”看齐，而且，强调科学发展，但是，无可否认的，文艺对于教育人民和提升人文方面，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文艺作品之重要性，绝不容低估、漠视，应给予重视和鼓励！

雪隆华校董联会认为马华文艺与华教有着“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马华文艺发展应是华教事业的重要环节之一。本会在致力捍卫、推动华教发展的同时，也应关注马华文坛的发展，尤其是文艺作品的出版事业，因此，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柏一《孤之行》的出版，本人深感荣幸地撰写这篇序文！

《醋熘白菜》后记

吃白菜说诗

/ 王涛



梁山泊的 108 条好汉，只要中华文化还存在，他们不会死去，《水浒传》之外，我相信这些人活着；我必须相信，就像相信诗歌不死，爱情不渝。

我写的 108 首诗，却未必是好诗，所以，死亡与否，交由时间论定吧；无关乎哪个读诗人看一次或读一千次或养生专家什么读诗可以保持青春活力的言论——其实，这时代诗歌市场边缘化得不像话了。资讯、工商业、生存问题，挤压得人性逐渐泯灭，但我相信能够保有或培养艺术美学鉴赏能力的人是多了一点幸福的。

是的，我感觉写诗就是这样的对真理的追求和执着。保护着赤子心，才能写诗；让我的眼睛，好好观看大千世界，让心灵感应诗神的呼唤。

痛苦、苦难、不平还存在，诗的美好追求也存在。

☆ ☆ ☆

愤怒出诗人吗？是吧！这时代，讨厌和愤怒的事情，还一样多。

入世中但愿可以让诗继续浪漫缱绻。

是在夜海的潮水声中跟你通电，你的爽朗、你的微笑、你的智慧的言语，我常铭记在脑海里。我知道很多路，要继续走，不停地走……请你保重身体，这国度，这世界在恐怖的阴影中，太需要你这样亲和力的微笑，化解猜忌和隔膜，让人展现人性最美的微笑，活的诗。

写诗，是在提炼美好，修补伤痛的心；诗的美感是从人性美衍生而来的。我如此坚信。

我们举办的讲座会，多年后的同台演出是缘。黑夜里，天空总会留下一盏灯，给抬头的人，给心谷里的那面如镜的湖。

☆ ☆ ☆

您是谁？

您知道吗，我在千禧年里埋头写诗，心情感受五味杂陈，那段岁月是诗歌生命中辉煌的记忆。

而记忆，有些已很模糊，就像一些人，一些事……该记得的，就不要忘记……

吃过白菜，读诗、写诗、品茗时，总想到唐朝诗人卢同的《走笔谢孟东议寄新茶》，七碗中的激情境界。白菜的清淡，多好。在海隅向往天人合一，增添让我感谢生命的一切。

当我哪一天离开人间的时候，我当然不会带走什么，但请在我的身体铺盖着世界美好的诗篇，我将枕着我的诗，在火光中，睡去……

2002-10-22 渔人之家

编者按：本书是王涛的第三本诗集，列为大马福联会暨雪福建会馆资助学术文艺丛书，烟火丛书之三。现已面市，每册定价 RM18，邮购地址如下：

MR.TEH CHIN KUAN,
455, PERSIARAN VENICE INTAN 4,
32040 LUMUT, JALAN LUMUT, MANJUNG,
PERAK, MALAYSIA.
TEL: 00605-6853994, H/P:012-5239897

摆渡

森美兰丹那美拉C村
郑康云

青春 年少无悔
摆渡成长
摆渡无知
摆渡勇气
我 不消
不消 输得起
岁月 继续未完的
历史
摆渡风沙
摆渡雷雨
摆渡虹彩
几时效应
命运 我摆渡
摆渡我

春山诗话

《摆渡》

◎ 诗题似乎从《摆渡青春话情事》书名获得灵感，而别具意象。

末句“(命运)摆渡我”，调子一沉，倘去掉，则保持积极思想主题的统一。

二、三、四句排比调整为“摆渡无知/摆渡勇气/摆渡成长”，比较有层次，如“摆渡风沙/摆渡风雨/摆渡虹彩”。

“几时效应”，显得突兀，无诗感，删去，使诗情一气贯注。

《界线》

◎ 三个意象的巧妙组合，给人以另一个联想的空间……

人生最痛苦的，
莫过于跨不过那一道思想的藩篱！

2003年4月2日

界线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
巫晓馨

白玫瑰
荡着叶
散发淡香
长刺的茎
不能碰
雕像
有口
打不破
僵局
往肚里塞
尽是
难以启齿的言
受石击的玻璃
琳瑯
撑在窗框

上个星期天，我闲来无事，就到超市，一来贪图享受冷气，再来是沾沾人气、凑凑热闹。

爱喝冷饮的我，自然往冷饮部门走。站在各种品牌的乳酸菌饮料前，心里拿不定主意该选哪种口味。这时，传来了一阵细细的童声，引起我的注意，在右方果汁饮料处，站着一对母子。小男孩约莫七岁，嘟着嘴嚷着要买两种果汁。母亲蹲下来轻声地替男孩分析喝高糖分饮料的坏处，并要男孩作出选择。男孩偏头想一想，最后，选了苹果果汁并抬头对母亲笑一笑。母亲轻拍他的头以示赞许。这是非常好的教育方式，不完全断绝孩子接触冷饮的机会，并让孩子自己判断、选择，小孩心服口服，大人也不需板起脸儿训人。

选了橙味乳酸菌饮料，我继续往前走。哈…哈……，爽朗的笑声牵引了我的目光。两个男孩正推着一辆手推车轻跑，里头坐了个小男孩，他们正玩得起劲，毫无顾忌的大笑。孩子总是天真、快乐的，任何简单的玩意儿都能为他们制造乐趣；反观成人，总是盲目地追求功名利禄，而忘了从平淡中拾取欢颜。是否说人长大后都要失去某些心灵上的物质呢？

我走到罐头部门，看见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老妇年纪大了，眼睛患上了老花的毛病，只见她眯起眼睛，吃力地看着罐头上的文字，然后轻唤身旁的老伴。老伯转过身来，缓缓念出罐头上的标价、制造成份及食用的有效日期，接着又耐心地对老妇作了种种解释。是的，春去秋来颜色老，然而不变的依旧是那两颗紧紧守候的心，实践着当年

的诺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这时，一个奔跑的男孩不小心撞上了老伯，眼看男孩往后倾，老人赶快扶稳男孩。男孩低着头道歉，老伯慈爱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改天要小心哦。”是什么让老伯有这么宽大的胸襟呢？我想凡事不要太执着，那么心不会被一个个的死结绑着，自然就会有空间容纳一切。

经过饼干部门，看见一名员工默默地标价并将饼干排列在货架上，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仍然做好本份，为顾客带来方便。因此，我相信每个人活着，有各自的责任，也有各自本身的价值及贡献。

结账时，售货小姐抬头对我微笑，那敬业乐业的精神令人敬佩。离去时，我不仅购得所需品，也将心灵填得满满的。

〔评语〕

本文切题。作者紧扣题意，写出他在超市所见所闻——一对母子、一对年迈的夫妇、两个嬉耍的男孩、敬业乐业售货小姐等等的神情、情景，贴切、具体而又生动。

——甄供

超市见闻

芙蓉中华中学
高三德 / 刘佑进

心中的宝贝

我相信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宝贝，我也不例外。我心目中的宝贝并非是一些价值连城的物品，而是一个永远都摆在床上的抱枕。虽然这个抱枕不值钱，但它却有着重大的意义。

这个抱枕，是我在七岁生日时，父母送给我的。还记得当天一大早，我便起床了。当我去到楼下时，发现父母、姐姐和弟弟都出去了，我不禁伤心的掉下眼泪来。

当时我心想：父母一定是把我的生日给忘了。以前我生日时，父母都会为我开生日会。自从弟弟在前年出世后，我发现父母渐渐忽略了我。如今，他们竟然把我的生日也给忘了。

吃过早餐后，我便带着沉重的心情回房间做功课。一直到中午十二时，父母、姐姐和弟弟都还未回来。由于太伤心，我便扑在床上失声痛哭起来，哭着哭着，我竟睡着了。

大约下午三时，我被一阵开门声惊醒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拿了一根木棒下楼去打算探个究竟。一下到去，忽然灯火通明，父母、姐姐和弟弟都齐声向我说生日快乐。这突如其来的惊喜，令我太感动，我竟喜极而泣。

当我拆开父母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时，我再次感到惊喜。因为那份礼物是我一直渴望得到的一个抱枕。我非常开心，因为我知道父母根本不曾忽略我。不过我也有些内疚，我不该错怪父母。

现在，我仍然抱着这个抱枕入睡，就算全家人到外地去旅行，我也会带着它。不知为何，自从有了这个抱枕后，我不再失眠，而且做任何事情都顺利得很。此外，抱着这个抱枕，有着父母永远都伴着我的感觉。所以我越来越喜欢这个抱枕了。

〔评语〕

本篇文章不多，但却是条理分明，文笔流畅，感情真挚。

——甄供

芙蓉振华中学初一

许傲雪

避雨·听雨

一余翠芬
森美兰波德申中华中学

我与姐从购物中心步出来。喧嚣热闹的城市，高跟鞋、皮鞋、拖鞋不停地穿梭，匆匆走过。无情的太阳，把火辣辣的阳光撒在人们的身上，渗透入肌肤中，令人难受。

蓦地，天际被挥洒上一层墨汁，地上刮起一阵疾风，飞沙走石，树叶随风婆娑起舞，随处可闻到雨的气息。路上车辆都亮了车灯，加快了速度，似乎想避开即将来临的大雨。行人依旧熙熙攘攘，脚步急速穿过人群。雷声隆隆作响，电光闪闪，我不禁感到恐惧。

当绵绵细雨落下，姐打开伞。可豆般大的雨却已哗啦啦宛如万马奔腾冲下来，我们的伞无法抵挡。雨箭残酷地刺着我们，视线开始模糊，眼皮被雨针痛戳得再也睁不开来。我们走进一间咖啡馆避雨，冰冷的身躯饥渴地索取温暖。湿漉漉的我们瞬间从大雨中狼狈地逃脱了，身躯得到了咖啡馆里拥挤避雨的人群的温度，暖流窜过全身，不再颤抖了。我倚着落地窗，呷着热得冒烟的咖啡，让热度在体内流遍。

原本喧哗的城市渗进了一丝冷清。路上行人减少许多，车辆却越来越多，排成了大车龙；响彻霄天的笛声不时响起。吉隆坡真是一个遇雨就塞车的城市啊！我望着窗外花花绿绿的伞儿，有时下最流行的紫外线防御伞、保守的黑布伞、一用即丢的塑胶伞等。五脚基外的拾荒人把自己的纸板向内挪一挪，再躺着用空洞的眼神瞧着冷漠的城市。多洒脱啊！豪雨一直下，像一个怨妇有永远哭不完的眼泪。乍然，我有一股欲望想出去用心听一听雨的旋律，感受雨的触摸。

(文转第 76 版)

夜

夜晚

只有屋檐上流下的雨，
滴滴答答。

没有星星的陪伴
更增添几许的愁绪。

独自一人，
望着靠墙的书桌，
为何智慧的追求如铅般

重？

若能如古人一样，

划着小舟随风漂流。
那或许就是一种解脱吧！

〔评语〕

在孤寂的雨夜里听雨，
想到生活里的负荷，不免兴
起与古人一样划舟远去的想
法。

——黄妃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
/ 蓝婉仪

(文接第75版)

“滴嗒、滴嗒……”小时候每逢下雨，亚答屋自动会响起雨的交响曲。雨打在屋顶上、地上、池塘，仿佛要向人说些什么话。妈要我们听听雨的声音，说雨要向我们说悄悄话。懵懵懂懂的我就当真皱起眉头，努力地听，可老是什么也听不着。长大后，才知道雨是不会说话的，不再干那傻事了。

窗外的滂沱大雨渐成了牛毛细雨，咖啡馆的人群陆续走了。结账后，踏进霏霏细雨中，我感到冷冽的风向我吹来，我抖瑟了一下。灰尘飞扬的城市被大雨洗礼后变得朝气多了，空气罕见地清新。人们啊，这可要谢谢臭氧呵！有一道声音那么说。我抬头瞧一瞧天空，苍穹俨然一杯牛奶在淡蓝色桌布打翻般。“啊，有彩虹！”我惊叫。姐同我昂首瞻望那淡淡的彩虹，淡得可能一眨眼就不见，可是依然让人觉得很迷人，也许它很少出现吧！因着这动作，我的脸被雨淋到了，正欲伸手抹掉水花时，刹那间，我似乎听见了雨的声音，我忽然笑得很灿烂，姐就诧异起来，说我发痴。

夜阑人静，我在睡梦中听见了雨又对我说：“要幸福哦！”我露出浅浅的微笑。也许雨的声音在不同人的耳中是不同的吧！妈果然没骗我们。

[评语]

本篇写的是作者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一件小事：淋雨及避雨，带出雨中情景。尔后联想起儿时的听雨，进而描写听雨的片段——颇有童趣。作者似乎喜欢用一些形容词，如雨箭、雨针等，但用得不着当，却会使文势、文句不顺畅。

——甄供

成长

陀螺 风筝 玻璃珠子

梦想 青春 叛逆因子

虚华 挣扎 现实日子

从天真无邪的稚嫩

到年少轻狂的倜傥

至染缸中体会了酸甜苦辣后的收敛

一层一层 又层层

穿梭 越过 走出

青涩岁月

再茫然的探索

明天 我在哪里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

/ 邱彩韵

[评语]

写出成长的蜕变。巧妙地运用排比句法层层地推衍成长的各个阶段。

——黄妃

夜已经慢慢地笼罩着整个大地，大地呈现一片宁静，草丛里传来一阵阵虫蚁的蠕蠕爬动声，偶尔路上飞驰着三几辆的电单车，使得夜才不至于一直沉睡……

窗外的景色甚迷人。但，家家户户都入睡了。窗外的月色像流水般泄在桌椅上，墙角出现的水仙花影子是那么的美丽。我的心早已经往外跑……

从前，我常与婆婆一同观赏美丽的夜景。那一刻，望着星天，是那么地美妙。我忘掉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星空下，依山而建的几处平房闪烁着几点灯光，扫淡了黑暗的颜色。

婆婆也许是改变我人生的关键人物。那天是我的生日，父亲为了哥哥的小学建校基金，不惜义卖炒果条为校筹钱，忘了替我庆生日。我很生气，责怪父亲为什么那么多事，替哥哥的学校筹钱。我恨不得政府即刻把那所学校关闭。婆婆知道这件事后，便带我到庭院外观赏美丽的夜景。

婆婆指着灯轻声告诉我，父亲就像这些灯，在教育事业上默默奉献，就像孤寂的海上的灯塔为许多船只指航。她说，吃里希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在窗前长夜点着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它的帮助。当时，我不是很明白她在说什么，现在，我却得到很大的启示。

我望着昏黄的灯光，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光灭了，转眼间光又亮起来了。灯默默地发出微弱的光和热，不仅给我，也给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就如巴金所说：“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父亲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为学校所做的一切，就像灯火一样，虽然随时都会熄灭，但这一刻却可让更多人接受教育。如果没有一班热爱华教的人，华教是否能永久存在呢？

回想起来，我真的错怪父亲了。我不应该那样自私，如果政府真的关闭那所学校，可能就少了一所华校，就会造成许多人无法就读华校。现在的社会，许多人只顾自己，往往忽略了他人。也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自己的民族教育。

灯火

吉隆坡尊孔独中
高三文商1
/ 郭义胜

现在许多华团领袖，都没有点燃灯火，而让许多人在黑暗中摸索。

我十分敬佩那些点燃灯火的人，就如林连玉老师，灵魂工程师，热爱民族教育者，他们在教育事业上默默地奉献，任劳任怨，一直坚守自己的岗位，培育未来国家主人翁的先锋。在此，我向所有为教育付出者致万二分敬意！我终于明白当初婆婆为何用灯火比喻这一切。婆婆不幸前年去世，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婆婆对我说过的道理。我对自己作出承诺：我要燃起自己的灯，为社会，为教育作出奉献，因为生命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奉献！

〔评语〕

以“灯火”比喻在昏暗环境里为别人照明，作出奉献，如林连玉、灵魂工程师、热爱民族教育者等等。这样的比喻和联想是贴切的。

但是，这则短文还写得不够精致，主要原因，是作者没有加提炼，因此内容显得繁杂，缺乏主次之分。其次是引例或摘引别人的话太多，如父亲义卖炒果条为学校筹款事；婆婆讲灯火的作用；巴金的话；……开头第一、二段与题旨没有多大关系，应删去改写。

我以为一则短文里，引例比喻，应该单一。如果把父亲义卖果条为学校筹款事，有选择的写得细致一些，就可以引发到“灯火”的作用，再辅以恰当的叙写，相信作品会更感人的。

——甄供



说起痣，我的心总是酸的。

爸爸脸上有很多痣。细细小小的大约有几十颗，天生的吧。其实人脸上有痣并不出奇，或许就是体内某分泌素分泌过多的缘故。总之，不太碍眼，人们就不把它当成一回事看待。爸爸的痣虽多，可全然不影响他五官的端正和憨厚老实的脸庞。兴许是这样，妈妈当年根本没在意爸爸这些；一口答应嫁了给他。

真正让妈妈注意到她丈夫脸上原来一直长有那么多的痣是在我患病的时期。可恶的病魔给终缠绕着我，一波波；中医、西医、郎中、大夫全看遍，仍不见起色。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与日消瘦、脸色日愈苍白，做父母的怎能不心焦如焚呢？什么“病急乱投医”、“病重乱方寸”，如今回想起来应该也是对的。妈妈后来不知从哪儿听来说痣有所谓好与坏之分，它们甚至能够决定一个人和其下一代的命运。痣长在哪里都不要紧，然切切不可长在泪水流下所能经过的部位。这类的痣，人称“泪痣”。有泪痣的人往往孩子小时候会比较难带，多灾多病。偏偏爸爸脸上的就有好几颗是泪痣，用妈妈当时的话来说“邪痣”。

就这样，妈妈打从那时起就常爱埋怨爸爸，要他去去痣。希望藉此能

的痣

转个运，为我带来健康。爸爸说什么也不肯，认为这些都是一派胡言。当然，这里我不怪妈妈，是爱子心切迫

使她这样做的；更不责备爸，因为做为一位科学工作者，他同时永远是一名无神论者，反对任何的崇拜和迷信思想。加上去痣的那些江湖土医的技术和设备都令人怀疑，一向固执的他是绝对不会去的。这一些，全是我预料中的。

月复一月，年又一年，随着我身体的“季节变化”——时好时坏，这件事逐渐被淡忘了。只是偶尔病得真的厉害，妈妈又会“旧事重提”，开始唠叨。

该是去年年尾，学校假期时吧，我又不幸高烧入院了。好几天在冷冷冰冰的病房里，服药、打针……真痛苦。直到一天母亲和我通话时“捎”给我一个意外的消息：“爸爸去去痣了”。我吓了一跳，问道：“真的？”“不骗你，不信见到他时自己瞧。”妈妈接着说。

放下电话，躺在病床上的我，耳边一直萦绕着妈妈刚才的话：“你爸爸他是很疼你的，你要懂得自爱，把身体搞得好一些……”是啊，爸爸的确很疼我：小的时候自编“教材”亲自指导我；生病时，为我操心劳累，还得应付繁重的业务……

想着想着，接线员又接来了电话：是爸爸的。电话里爸爸说 he 后天将要到上海出差，所以明天一早便会来接我出院。还有，待会儿放工后他会直接由办公室前来医院看我。隔着电话筒，听着听着，我的眼泪仿佛就要夺眶而落。

没错，这些皆是不久以前的小事；然而近些日子来发觉自己会越来越“在意”这些小事。或许这话是对的：现今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很多的时候就只有“理所当然”四个字——父母疼孩子，关心他们，为他们的事情操心伤神仿佛都是天经地义应该的；不这样反倒让人觉得怪、不正常。可能是因为今天已经高三了，再过几个月后就暂时离开家里，告别父母和弟弟们升学去，才日渐感觉到一个温暖家庭的可贵。我确实很幸福——卧病多年，父母依然疼我、爱我、关心我。当然，我亦没敢期望爸爸去痣以后我的身体就自然康复；但是父母亲对我深厚的爱与关怀却是千真万确、金石不变的。单凭着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得尽量振奋起来，搞好身子，有所作为，决不辜负他们殷殷的寄望。

〔评语〕

写法平实，缺少艺术加工。

——甄供

巴生兴华中学 /
庄兴亮



编辑后记

鸣谢

本刊近期收到各地作家朋友、热爱文学人士、华教人士、华人社团及商家寄来赞助出版基金，隆情厚谊，谨此致谢。兹将芳名、商号、机构名称录后（以先后收到为序，恕不称呼）：

陈玉康	RM200
苏利萍	RM200
龙锦平	RM50
杨静来	RM100
无名氏	RM10
陈桂兴	RM50
邓文雄	RM50
江秀滔	RM100
张雅山	RM100
沈慕羽	RM30
陈世雄	RM100

- 发表在“《燭火》短波”栏里，是友族作家达赖玛拉、作家贺巾、日本著名马华文学研究者今富正已教授对本刊评议的篇章。我们衷心感谢他们对本刊及马华文学的爱护。
- 风沙雁提出“秉继现实主义精神，吸取现代主义表现”，是作者对当前马华文学现象的审视及理性的探索，可供参考。
- 杰伦的“作家作品真情录”，本期介绍的是伍良之。
- 甄供的《另一种“亏本生意”》，探究作为诗人的林晃昇的精神面貌。
- 高青，是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拿督斯里郭洙镇律师的笔名。他的《灯光》，映照出历史的一角。
- 吴岸的《NGAJAT》，带领我们走入友族奇特文化氛围之中；容八方的译品展现遭受战乱阿富汗人民生活图景。
- 苏怡雯和邢诒旺是后起之秀，两位作者目前在国外深造。前者是彭亨董联会的保送生，后者曾是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学生。本刊特载他们的作品，以饕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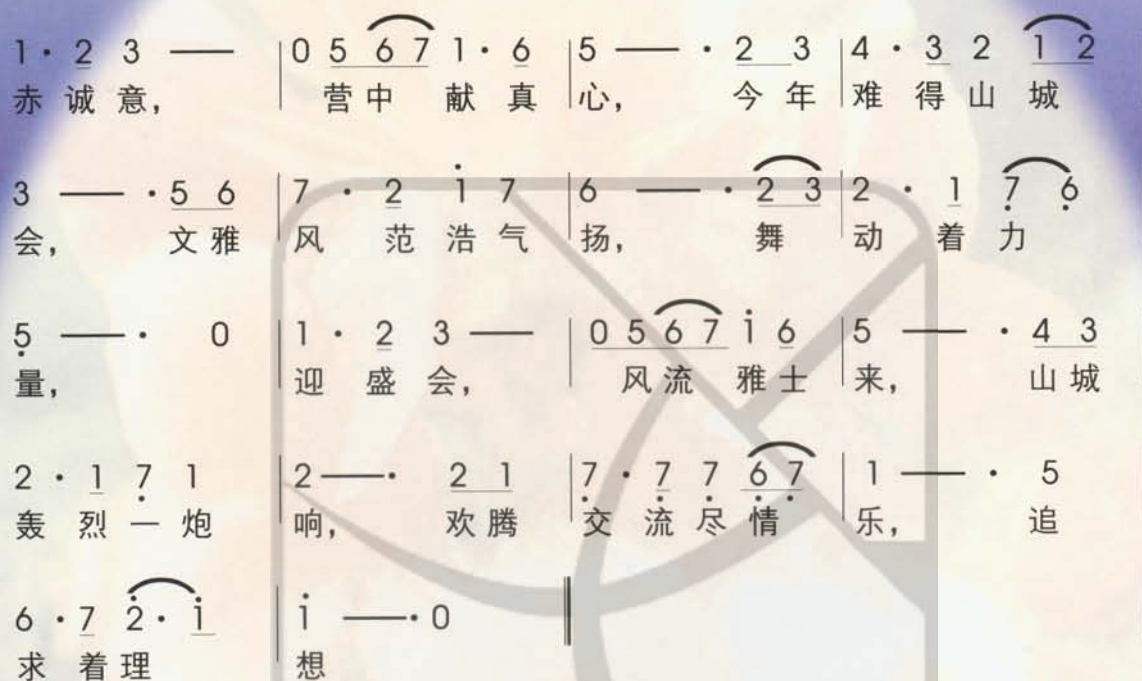
1 卷中 第 1 期
第 1 页

山城一乐

Key of C Major 4/4

词：陈有明

曲：林建南



新加坡河

(水彩)1987



新加坡·吴财气